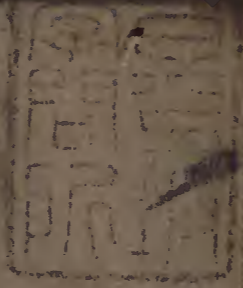


詩經集解



漢書門			
八	二	三	七
六	二	函	號
四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八	二	三	七
六	二	函	號
四	架	函	類

詩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37
冊數	4 (1)
函號	273 233

273-233



康熙戊辰年鐫

用上范稼軒同輯

辨志堂詩經集解

彙集註疏大全朱子全書先儒經解疏義鄉媛衍義正解諸書

西爽堂梓

辨志堂新訂詩經集解序
世之所謂經者大聖大賢之言而詩獨否三百篇雖吾夫子所刪定然其閒隱士流民征夫怨婦未始不與周召諸公同登風雅也蓋自大舜之論詩者曰詩言志於是乎夫人而

有志夫人而可以作詩矣夫夫人而可以作詩則亦夫人而可以解詩而三百年來經生

學究每以舉業之說裁量之一有不合愕眙而起豈齊魯韓毛去古未遠之說俱不足信歟夫申公之詩亡於魏轅固之詩亡於晉韓詩雖存而不傳或亦人心之所同否毛詩傳自子夏經毛萇衛宏之潤色而鄭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又嘗各爲之箋傳豈其全無授受盡屬誣妄歟而今欲以舉業一家之說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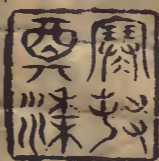
舉而廢之毋乃固哉高叟之爲詩乎余家世習詩亦舉業也然祖父之所以迪余者未嘗專主一說長從先生長者遊益知說詩之法最嫌僻陋雖呂記嚴緝號爲極精猶若未足以窮其旨趣故嘗與陳董黃萬王范張錢諸子同創講經之會務在博採精思以求其至是蓋甚不欲以舉業之說淺量六經也或者

以爲此窮經之法必無以致舉業之士之信
從而余又嘗以爲不然蓋昔之人有遊廬山
者矣身在其中則山之面目不得其真今欲
求精於舉業之說而不爲之曠觀於其外離
合真似之介必有不極其變者矣而其舉業
之說也亦豈能精乎夫以霸國之才飯牛則
牛必肥以宰天下之智分肉則肉必均以窮

經之法應舉則舉業必精毫釐之辨旣明叅
和之見不入其去質質焉埋沒一陳腐講章
而不出者必遠矣甬上萬子授一范子稼軒
吾經會中之佳子弟也一日以所輯詩解見
示余受而讀之干城集註繭絲牛毛有說約
講章之所未及蓋舉業之書之至精者也然
其所以能然者則皆得之家庭指授之餘夫

吾友充宗國雩期於說詩而其子皆精於舉業如此則夫窮經之足以應舉也其說益信矣而詩之爲詩其夫人而可以作亦夫人而可以解也益又明矣而安得以一家之說裁量之也哉於其求序也故喜而爲之書

康熙戊辰孟冬慈谿寒村鄭梁序



序

辨志堂詩經集解甬上范子稼軒萬子授一所輯也有笑之者曰國雩充宗兩先生與其同志舉講經之會斬以探索聖人之奧旨二子承之乃僅以舉業耶余以爲此甚不通之論也夫治經有窮與通之不同窮經者執一經而彙集數千百家之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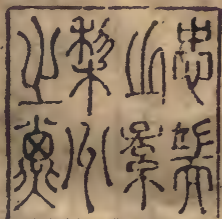
仍獨悟以心思故有童而習之白首猶不能自謙者通經則不過畧多取先儒之說擇其是而去其非以得其大旨焉斯已耳譬之於天六經猶日月也生其下者無昧其目而得覩其光焉通經之謂也測以窺筭量以表竿弧矢而知其躔離盈昃者窮經之謂也二子以家庭之訓寄於舉業之

書而使人通經未爲不可必欲求多而責人人以窮經之學是猶以千歲日至之故望之塗人無異求柴胡桔梗於沮澤恐累世而不得一也又有謂詩以集傳爲宗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而二子博採旁搜於他說奚以當於舉業爲余又以爲不然生人之軀止七尺耳而居處必期乎大廈足之

所蹈止兩武耳而履道必快乎康莊蓋畱
其無用者以裕其用也設也量身以構宇
度步以畫道其爲患寧止跼蹐哉嗟乎斯
世之厚望於人而薄待於已也久矣語乎
上必取極乎上者裁量之不欲人之有居
乎次也語乎卑必取安乎卑者巧飾之不
願已之稍繼其長也二子乎其亦姑成是

書以究無負乎人之厚望焉可也至於詩
解之源流寒村子序已詳之詮釋之明晰
讀是書者自得之余不復贅

康熙戊辰孟冬姚江同學世弟黃百家主
一氏拜題



例言

是編大意務欲得詩人不盡之旨一切粘皮帶骨架屋疊牀節外生枝之說概為芟却然其中虛實順逆正反變化不同雖意在言外四字可以櫟括大旨而要不可以一例求也

集傳既有詩柄則全旨似可不立第一篇之中章各有意句各有主多有集傳所未發者因為標大意於前或又就各章意分別提掇之無非欲其頭緒分明耳

朱傳字斟句酌詞理精晰其承接起伏尤如綿針密線微妙難窮是編悉遵監本閒于其中喫緊處旁贅圈點使讀者勿信口滑過也至

于以偽亂真如徐筆峒遵註叅訂一書妄加竄改綴以已意其侮慢先賢悖違功令真萬世之罪人乃竟有奉之爲拱璧者而近日雲間坊本且祖述其書自稱官板此等效尤不止必至盡廢朱傳而後已邪詖害人莫此爲甚余二人不惜以身爲怨府布告天下庶舉業家或不爲所惑云

詩有事跡徵引自毛鄭而下諸家解釋不無異同今彙衆說而細加折衷但取其簡易明白者另爲備考於章末雖不敢自謂有當亦庶幾可令觀者一覽卽得耳

詩家詮釋之精說約爲最獨其執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以盡例詩體則不無支離固滯之弊蓋古人詩歌隨意成章非如後世近體先有程式而後顧拈選韻始脫諸口也是編借爲刪去頗覺清楚集中所採諸說不下數十家悉依本文次第爲先後至諸家所載多有不著姓氏者今但標其名於上使知載自某書不復更稽所自

戊辰夏五月甬江
范之恒 同識
萬經

辨志堂新訂詩經說約集解

讀詩雜記

虞陵歐陽氏曰詩有本末。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則美。惡則刺。發其
揄揚怨怒於口。道其喜怒哀樂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其本也。採而
錄之。正其名次。列其義類。彼此分繫。川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
會。此太師之職也。其末也。今之學詩。而罕有得詩者。何哉。勞其心
而不知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

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又曰。再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之
氣象。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蓋詩人情性溫厚平易。讀者優游
涵泳。則準物之間意味自出。若自立意見。崎嶇求合。愈求愈遠矣。
荀子云。善為詩者不說。董子云。詩無達詁。孟子云。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皆古之善說詩者。

上蔡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
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以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
善讀詩。並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二字。點撥他念過。便可致人
醒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有
不可得而言者。不得安排布置。自立臆說。亦不宜粘定舊解。看得
不流動也。

又曰。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
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前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

辨志堂新訂詩經說約集解

詩經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
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
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吟嗟
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
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
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
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又曰讀詩只將做人詩看或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有未通者

檢註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

又曰讀詩正在於誦咏吟誦間觀其委曲折旋之意令人讀詩只是

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折旋之意盡不曾理

會得濟得甚事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

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已知得

了

又曰讀詩亦貪多不得若讀第一篇便思讀第二篇則一二日可盡

何用逐日推得數章尚未透徹耶故讀此篇恨不得常熟此篇如

無第二篇始可精進而無兩莽之咎

垂谷嚴氏曰詩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徐讀者不

一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

者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

見意者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令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有

言輕而意重者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讀詩與他書別

惟深冰浸漬乃得之

丘仲深曰章句訓詁詠詠涵濡察之情性審之言行此為讀詩之常

法詩因於事不遇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錄錄而

析之寸寸而較之此為用詩之活法

徐文長曰說詩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至於有事迹

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詩已為臆說我之訓也

為心解彼此互讓後先翻異不如姑闕其疑無煩一一自為一說

也

徐徹曰詩言皆稽實待虛之言荷讀者有所感發隨所玩習皆可

有得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

李和叔於衡門悟處世於甫田識進學皆可為學詩之法讀者隨

觸而能自得思過半矣

徐玄扈曰古人文詞逐一圖滿原無待後人註此自諸經皆然至

於讀詩尤要領其言外之旨若一切粘皮帶骨全非詩理不此

義未可與言詩若是何也風人之致借有為機因無為用說處不

是詩詩不在說處知其解者曰暮遇之

范士文曰古人作詩虛實相因譬如車輪之轉非較非輻妙在於空

又如鼓響於樛聲不在木火傳於薪尤不在燼若將意思一句說

盡便同嚼蠟無味

張元祐曰六經為載道之文俱按事陳理直切指示而詩原本性情

宜達志氣託前形容則言物外別是一種文字猶元美云草木中

之松竹鳥獸中之魚龍也當其天然而發如孩笑谷音隨遇成節

及乎有感而動如水衝石激觸目生心此在作者難於明言而讀

者亦不能遽曉也是不必假象造語以釋之引繩切墨以究之而

當息心靜氣以觀之亦若啓其天機而調其六情者所謂達人妙

悟不於此見耶

言系 何厚

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

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

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

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

廷而下達於鄉黨闔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

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

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

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

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

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

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

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

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

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

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

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者是何也曰吾

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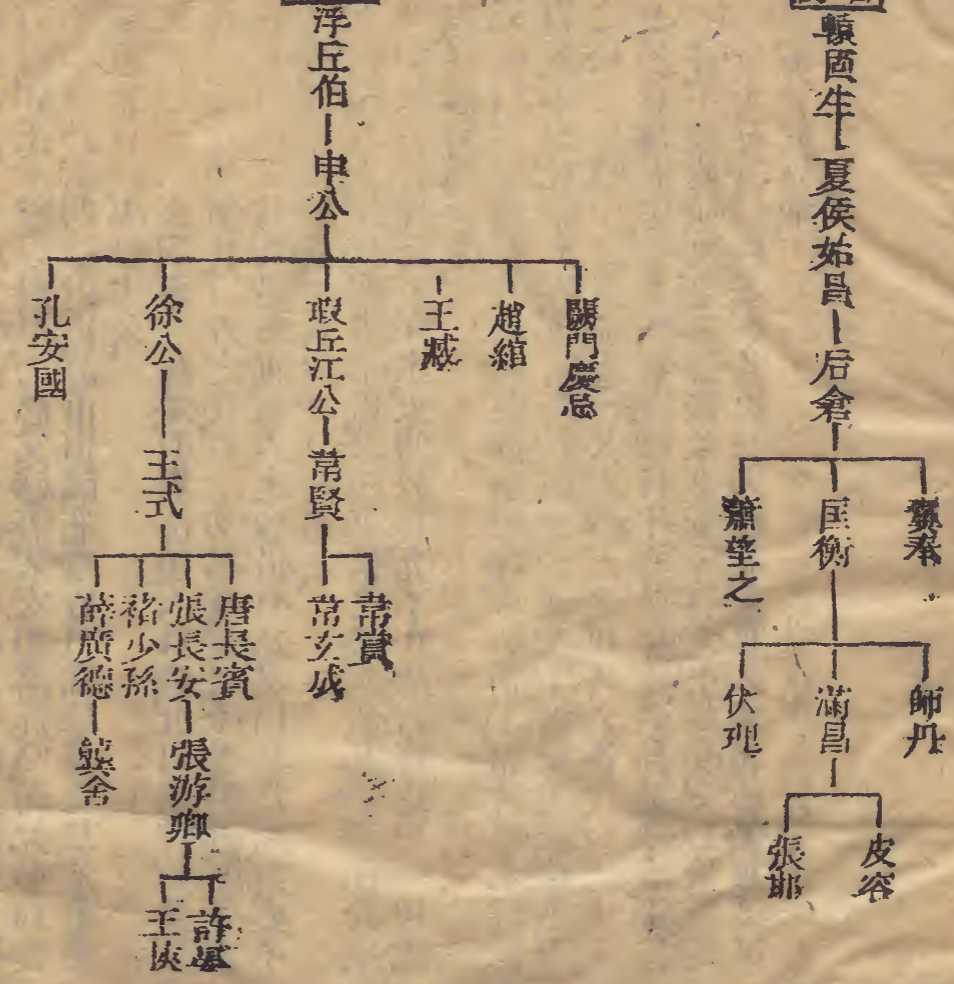
詩

詩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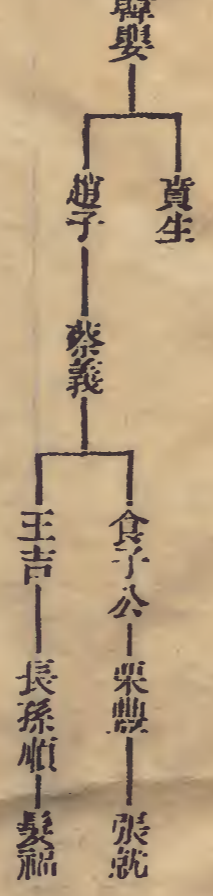
詩

詩齊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
 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
 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趨於
 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
 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
 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
 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
 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詩韓



詩毛

毛詩源流圖

```

    graph TD
      毛詩[毛詩] --> 子夏
      子夏 --> 申公
      申公 --> 毛亨
      毛亨 --> 毛萇
      毛萇 --> 賈長卿
      賈長卿 --> 解延年
      解延年 --> 徐放
      徐放 --> 陳俠
  
```

按東漢伏恭任末為齊詩包咸高詡魏應為魯詩薛漢百朔澹臺
 敬伯為韓詩謝曼卿衛宏賈逵鄭眾馬融鄭玄皆為毛詩齊詩亡
 于曹魏齊詩亡于西晉韓詩內傳亡于隋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
 自漢晉以至唐宋皆用其說惟鄭雅作毛傳辨妄以已意解之至
 朱子始為集註乃多主鄭說云

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
 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因時病俗之所
 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
 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
 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
 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
 之兩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
閑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
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辨志堂新訂詩經象片說約集解

前江 范之恆稼軒 全輯
萬 經授一

新安吳本立令樹 參
同里錢中盛又起

詩經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孔氏謂風雅頌皆以賦比興為之非也夫序之六義即周官之六
詩如孔氏說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三義耳何名六義哉
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得與賦
陳之賦直比之此感物之興而為六也○孔疏詩以當國為別故
謂之國風胡名風之正經阿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之序
舊無明說大約述其國之大小察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之得失則
酌所宜以為先後爾○大全程子曰南之詩為教于邦席之上開
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邦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安成
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邪靡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上廟之風變敗
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奢編急而魏國之風變以幸唐風變而憂
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
十三國風之大略也○何廣如曰詩之名風厥有三義一者繫乎
上天有八風以宣其氣人資五土以命其質故五方有性百里殊風
善者鑄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止記所謂天子巡
狩列國太師陳詩以觀風俗也○者繫乎上政攸巧隆上之人
以先之而後感焉漸焉其風動于人也○者繫乎下俗貴
淫之教其形于謠諠而成風也○者繫乎體列國之風化不齊齊氣
不齊而其體則一義雖寓于音律之閒意嘗超于言詞之表蓋一如

詩經卷之一

朱熹集傳

國風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
之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
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
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
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
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
闡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二國為變
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
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
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
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
國遼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
以為周公旦名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詩經

卷一 國風

風之為物，輕揚和婉，託物而不著於物也。

合訂周邑名在雍州境內，太王始居其地，至文王遷豐，遂分之爲周公采邑，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名城，周爲河洛名爲岐雍，河洛之南，漢江岐雍之南，漢曰周南，名南者，本其所得之地，而繫之也。詩有江沱汝漢，是其近紂都，西北追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之南，有江沱汝漢，是其據也。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命其國者，爲之曰公，所以交于諸侯者，屬之曰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名公，日開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于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召南有名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何也？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按二南列在十五國風內，而獨別之爲南者，此非自後人增益，疑即周公制禮樂時所定，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說。又鐘鼓之詩，十以雅以南，文王世子篇有行鼓南季札觀樂有舞南鵲者，南鵲二南之篇也。然則謂化獨南行，故謂之南者，猶後儒之說耳。○天全安成劉氏曰：集傳十國風之下繫以召公，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于周南之下繫以一者，以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地理攷：鳳翔府今陝西安府興元府諸州，今隸陝西四川京西路，今湖廣襄陽安陸州等地，湖北路，今湖廣漢陽岳陽等處。

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于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路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關雎章句曰：此宮人，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己之詞。首章窈窕二句，最重，蓋惟淑女窈窕之德，是配君子，是以未得而不能無思，既得而不能不樂也。本是一意，而情詞曲折，神味悠然。

也。彼關關然和鳴之雉，則相與在河中之洲也。定謂不亂，而遊不狎，雖鳩信爲物中之善，匹矣。況此窈窕之淑女，貞靜形而幽閒，以配君子，則內外一德，以相成，豈不爲君子之好逑乎。○然正解關雎內雖有不亂不狎兩意，然大意只以雉鳩和鳴，與淑女君子合德相匹。○說約集註云：關關雉鳴，相應之和聲也。已補出雉鳴而配淑女也。此例映之妙。○詩訓擊而有別，諸家多以執爲猛犖之輩，故郭璞以鷓釋之，而又云：鷓類夫以淑善之德，而以猛犖之物擬之，亦不類矣。朱子謂：准子有一般水禽，名曰雉，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所謂擊而有別也。此與列女傳所引義合。○通鑑：此之德，無可擬議，借窈窕二字形容之。蓋就儀容動靜，則其德性如此。淑字所包者廣，于葛覃見其勤儉，孝敬于卷耳，見其貞靜，專于樛木，孟斯見其逮下而不嫉妬。○疏：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按窈窕註訓，幽閒之意，似非幽閒可盡，添出貞靜二字，以屬窈窕。○女上加淑字，遂上加一好字，便灑然有喜樂意。○不亂不狎，蓋妾御之老者，乃太王季以來舊宮人也。君子自指文王，但文王是後來追稱，勿疑。薛方山云：和樂恭敬，是朱子詩人曲意中想出此句，乃是餘意。當是在好逑之下。○論語：問比德焉，曰：如也。物事來是，此不說出那物事來。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鳴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雉鳴，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音求。○典也。關關，雉鳴。相應之和聲。子好逑，音求。○典也。關關，雉鳴。相應之和聲。江淮閒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擊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妣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逑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是比關雎本是說起，何得下而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如麟之趾，其下便接振振公子，及此却不入題了。只就那事物上說，更不說出實事。○說與此相似，只有照應為典，無照應為比。集註凡于正典多用則字，于反典多用猶字，乃字。

二章原序：夫淑女配君子，既好迷如此，則當其未得也。吾人何以為情耶？彼參差之荇菜，可羞神明者也。則當或左或右，無方以流之矣。況此窈窕之淑女，正君子所以成內治者，不當或寤或寐，無時以求之乎？若求之而不得也，則寤寐為之思懷，而且其思之深長，悠悠哉！我至于輿也，轉也，反也，側也，有不能安其身者矣。而何幸有今日耶！○孔疏：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醢也。○詩經：陸機云：荇菜，其白華以苦酒浸之，味甚脆美。○合句：荇菜，芳潔可愛，神明故流之，常無處不盡其力。淑女幽閒，可配君子，故求之者，常無時不盡其心。典意至四句便止，求之不得，以深言其思之極也。陸機謂直與到非是。○會按：寤寐求之，總括下求之不得四句，只是上寤寐求之一句，寤寐中如何去求，所謂求之者，只是想像其得之意。○集註：字宜玩此人此德以下，推原所以憂思之故，正發明當字之意。○首章說君子好迷，真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之意。此時便覺愛快樂，但直接以末章友樂，趣便索然，翻從昔日未得懷思一段光景，反覆追述，則既

得而歡自不能已。此詩入之文以情生也。○天全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廢妾做的，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三章原序：今始得之，則吾人又將何以為情耶？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而擇以致潔矣。況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鼓我琴，或鼓我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焉矣。不特此也，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而熟以致薦焉矣。況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擊我鐘，或擊我鼓，多方以樂之，而極致其歡樂焉矣。蓋以德配德，世不常有，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耶！○蘇傳：求得而采，采而毛先後之序也。凡詩之序多類此。○詩經：毛之謂為羹也。內則云：毛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為羹，又昏義：六毛之以蕪藻。○通解：琴瑟常用樂也。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為樂之小。鐘鼓懸于簾樂，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附：按琴瑟絲絳，有婉媚柔順之意。故曰友鐘鼓，全革聲，有宣暢恬愉之意。故曰樂。○友之樂之，只是自家喜樂之意，無可打為托之琴瑟鐘鼓，以見志。其非真謂后妃既得，宮人便去琴瑟鐘鼓也。玩註中當字便見。○本文友樂雖不列，然玩語氣，乃層層推求之詞。故麟士以下四句一進為義，而中不以不特此也過之，亦猶前章求之不得四句，就上憂思之意，而極言之耳。○說約：凡典之義多取聲韻相應，前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友之樂之各相應。若前章直與

言終

一 周南 二

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典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參：初金，初宜，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北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輾：轉反側，輾也。參差長，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

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西，皆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常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止，至於如此也。○參：荇菜左右采之。○此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羽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

女。鐘鼓樂之。○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芣，熟而落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古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芣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

詩經 卷一 國風

到底則此為不完之語矣。豈有是理乎。○流日取之。采日擇之。電日薦之。非正解也。然補各妙。

鄭箋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前是作者自為名。○讀詩記詩之篇名大都取詩中字句。弁其首。蓋從來如此。觀商頌可見。惟小雅兩無正卷。伯及周頌。武酌。賚。嚴。諸篇。于詩外。特題名目。○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詩無邪。一句為一言也。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第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天全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所以冠乎三百篇。○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于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雙峰饒氏曰。言哀者。易至于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于淫。佚如溱洧之詩。曰。洵之外。洵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性情之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蔡汝妃。匹讀配匹。猶言配耦也。生民之始者。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

葛覃章蔡正解。此詩雖作于將歸寧之時。然大意終重在治葛上。首章追敘葛生之景。次章正言治葛之事。末章則因葛之成而遂敘歸寧之意。以結之。勤儉孝敬。俱說詩者贊美之詞。勿入后妃中。一章訂序。后妃云云。曰。凡事之樂成者。每不忘勤始之思。如于葛。豈一朝夕之故耶。向當初夏之時。葛生之覃。延分。施移于中谷之地。維葉則萋萋然而方盛焉。猶未可治也。斯時也。適有黃鳥于飛。因而集于灌木之上。而其鳴也。則喈喈然和聲遠聞焉。一時景物。不宛然在目耶。○毛傳。縮。綸。女工之事。煩縵者。○爾雅。水注川曰。縮。注。穀曰。谷。孔疏。木族。生為。灌。系。炎。曰。族。叢也。○說文。高。柄。既成。縮。綸。照。道。章。追。敘。初。夏。照。木。章。○按。黃。鳥。三。句。如。今。人。作。諫。寫。景。一。般。只。附。附。點。綴。不。必。說。到。動。如。丁。之。思。更。活。

二章蔡通解。迨大盛夏之時。葛之覃分。施于中谷。維葉則莫莫然而茂密焉。蓋已可治矣。由是刈而斬之。以取其材。由是漚而煮之。以柔其性。而理之各有序焉。精者則為縮。不以難就而自阻。粗者則為綸。不以易就而自忽。而成之各有等焉。是布也。我將服之。雖終身可耳。無或有厭教之心焉矣。○蔡正解。是刈二句。正所謂親執其勞。然須看得活。若只就后妃身到谷中。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視為之。則不啻當作提重其事。如三縷之類看。○按。服之無數。是心之所期如此耳。非就垢敝時言也。觀其勞。以下亦朱子推原之詞。若后妃意中。只見得治葛乃婦人常職。勤勞。節。等。語。雖。不。出。諸。口。初。何。嘗。有。是。心。耶。○又。按。講。無。數。須。得。體。勿。類。村。莊。婦。女。酸。吝。氣。象。瞿。昆。湖。文。云。雖。有。司。服。之。章。者。而。吾。終。不。以。縮。羅。之。好。易。此。也。下。語。最。有。斟酌。

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

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

末有不由此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縮綸者。覃。

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鷦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縮綸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漚。為縮為綸。服之無數。刈。斬。漚。煮也。精。曰。縮。麤。曰。綸。敷。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詩經 卷一 國風 四

三章同言締結既成則于已畢而不禁父母之在念也我當告我師
氏使師氏告我君子以達此思焉然是行也服不可以或苟也彼私服
之多而垢多則薄汚我私乎即禮服之少而垢少亦薄汚我衣乎何者
可辨何者可以未澣凡皆潔治既備且將服之以歸而問我父母之安
寧焉使非澣不既成此懷其何能慰耶○孔疏晉禮云婦人五十無子
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即師氏也○毛傳古者女師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人有副緝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
于君子其餘則私也○通解言告二句當以君子為上歸寧亦是既成
締結之事因言締結而敘及之非備締結以歸寧也○按按私衣禮衣
不必是意害澣害否單指禮衣言只是自家料量非與師氏商議未要
緊收到幸得為成意○願問猶按我也摺音軟平聲

天全豐城朱氏曰即為締結為終而知其能勤即澣澣無數而知其
能儉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而言也此所謂勤儉孝又
各就其一事言也

卷耳章曾曰首章不是已采物方嗟懷人後二章亦不是因登高不

得方思酌酒以解總為懷人在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歸此意
言外○首一嗟字與末可字緊照
一章原序后妃以君子云云曰夫相離則思此人情也我其能已耶維
彼周行卷耳生焉我方采卷耳一傾筐尚未滿也嗟哉斯時我適有
所懷之人則心與手違卷耳雖多亦實之大道之旁已耳又何能復采
也哉○孔疏陸璣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
滑而少味○天全卷耳即蒼耳也葉中多刺之○參正解死記言二字
可見通詩皆思中幻景即采卷耳亦非實事也註方字與適字相應適
非適然之適只是低頃之拂后妃思君子之心無時不在懷豈至此而
適念乎○詩說須知此懷亦非是閑閒私情想當時如毀從不自有許
多難言心事○其彼周行謂未采而生于周行者置之而不采不採
窮僅所采者桑之也○按此詩語意最清說者不得粘帶卷耳易得
頃筐小器既曰采又云不盈情勝景况固詩之祖
一章詩序言聞登高可以遠望我其嗟彼在鬼之山以望我所懷之人
乎則我馬罷病也賸焉而不能升也我之懷將奈之何于是姑且酌彼
金盃之酒以自解焉非即能釋然忘情也惟以暫減其懷抱不至于水
以為念已耳○參正解曰姑且酌以不水明知思不可解姑借酌酒
以冀暫開其懷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登高只望白雲思親舍
之意註往從之以大着象勿拘

一章詩序我其嗟彼高岡以望我所懷之人乎則我馬病馱而之變為
黃計與遂也我之傷高如之何于是姑且酌彼兕觥之爵以自解焉非
解志定所行詩經說的美序卷五

所以心誠愛之雖極○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如歸寧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
澣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
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締結之服矣此章
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
曰蓋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
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
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
無贊美之辭然於此
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
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
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

行○叶戶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菜
行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欵也篚竹器懷
思也人蓋謂文于也實舍也則行人道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
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
于故不能復采而實之大道之旁也○陟彼

崔嵬我馬馳驅我姑酌彼金盃維

以不永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土
之病且也曹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
飾之亦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
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
進於是且酌金盃之酒而飲其不至於長以
為念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
觥

即能脫然無憂也。維以忘憂。一時不至于未以為傷已耳。○詩記云黃其下。應。傷又更深于懷矣。

四章。其詩。其其。陟彼。山之。種者。以望。懷人。矣乎。則我。馬既。病而。將而。不能。進矣。而其。我僕。亦病。而痛。而不能。行矣。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矣。而已。矣。而其。君子。何哉。○通解。此與。上二。章同一。意。只是。疊詠。成章。非謂。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大。全。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詩。至。于。云。何。可。矣。則。憂。之。極。維。有。愁。嘆。而。已。○說。約。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末。句。難。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斷。是。如何。是。處。之。意。也。詩。緝。極。佳。

按。麥。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鄆。都。因。麥。水。得。名。皆。紂。信。崇。侯。庚。之。謬。因。文。王。于。此。文。王。因。作。拘。幽。操。

○膠木章。合訂。三章。層。疊。歌。味。意。無。淺。深。樂。只。即。指。逮。下。之。德。言。脉。脉。在。衆。交。意。中。而。不。出。諸。口。中。一。章。通。解。后。妃。能。逮。下。云。云。若。曰。凡。人。有。德。者。必。有。福。如。我。君。子。非。即。彼。南。山。之。上。有。膠。木。焉。本。無。心。于。葛。藟。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之。則。葛。藟。自。繁。而。繫。之。矣。况。我。樂。只。之。君。子。和。易。性。成。本。無。心。于。福。履。也。而。下。逮。之。德。則。福。履。自。綏。而。安。之。矣。蓋。早。順。受。益。自。然。相。因。夫。豈。有。成。爽。者。哉。○膠。樂。二。字。相。對。最。切。蓋。山。木。喬。竦。而。直。上。則。物。類。不。得。附。而。俱。升。君。子。妙。始。而。可。畏。則。福。祿。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矣。○說。約。而。

葛藟。福履。不與。衆。安。此。最。易。難。易。混。○大。全。木。草。葛。藟。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實。青。黑。而。微。赤。○正。解。葛。藟。類。則。履。乃。福。類。也。視。履。考。所。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說。約。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之。德。二。章。原。序。南。有。膠。木。其。勢。下。曲。則。葛。藟。愈。其。上。而。荒。之。矣。况。樂。只。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扶。助。其。身。而。將。之。矣。夫。非。自。然。而。致。者。耶。○詩。記。荒。荒。覆。也。○說。約。奄。即。掩。字。○通。解。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枝。故。能。此。覆。也。扶。助。是。陰。陽。默。相。之。意。三。章。原。序。南。有。膠。木。其。勢。下。曲。則。葛。藟。旋。繞。以。福。而。繫。之。矣。况。樂。只。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全。就。無。缺。而。成。之。矣。夫。非。自。然。而。致。者。耶。○詩。記。按。繫。之。荒。之。繁。之。與。緩。之。將。之。成。之。各。相。照。應。雖。無。次。序。却。有。深。淺。○說。約。黃。費。伯。曰。稱。者。稱。其。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未。然。福。也。最。分。明。○大。全。不。是。即。逮。下。二。字。亦。以。意。通。之。詞。時。講。每。云。吾。人。可。以。稱。願。之。後。妃。不。必。再。補。正。意。

○章原序。后妃。不始。忘。云。曰。天。下。惟。和。氣。可。以。致。祥。不。觀。之。物。乎。彼。益。斯。初。處。其。羣。處。也。說。說。分。和。而。無。相。害。如。此。宜。乎。子。孫。衆。多。而。振。振。分。其。盛。也。夫。豈。倖。致。者。哉。○大。全。問。論。即。春。秋。所。書。之。益。纒。疑。斯。字。只。是。語。辭。耳。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然。七。月。詩。云。斯。益。動。股。則。思。益。斯。是。名。也。○詩。本。義。益。多。子。之。蟲。也。凡。蟲。大。率。多。子。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耳。○詩。本。義。羣。而。和。乃。真。和。也。和。者。生。理。亦。生。氣。子。孫。衆。多。自。是。感。應。必。然。之。妙。○通。解。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比。意。只。重。宜。認。見。其。妙。出。于。律。也。○通。說。約。云。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比。意。只。重。宜。認。見。其。妙。出。于。律。也。○通。說。約。云。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比。意。只。重。宜。認。見。其。妙。出。于。律。也。

音。狀。叶。維。以。不。水。傷。賦。也。山。脊。曰。岡。玄。黃。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賦。也。石。曰。祖。者。馬。病。不。能。進。也。痛。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肝。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歎。然。不。可。考。矣。

南。有。膠。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與。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膠。葛。藟。類。葉。猶。聚。也。只。語。助。辭。若。子。自。衆。

委。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膠。木。則。葛。藟。繁。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南。有。膠。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與。也。荒。奄。也。將。猶。扶。也。○南。有。膠。木。葛。藟。繁。之。樂。只。君。子。福。履。成。就。也。

音。終。斯。羽。說。說。分。宜。爾。子。孫。振。振。音。分。也。益。斯。蠆。屬。長。而。首。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下。說。說。和。集。貌。爾。指。益。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始。忘。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益。斯。之。羣。處。和。詩。卷。一。國。風。下。

詩。卷。一。國。風。下。

屬后妃不知子孫仍屬焉斯也。只渾渾之爲及。

二章原序蓋斯羽其羣飛也。靈飛兮和見于聲如此。宜乎爾之子孫繩繩兮而相生不絕也。豈偶然哉。○繩繩註訓不絕。言如繩之連延不絕也。

三章原序蓋斯羽其羣聚也。揖揖兮和見于形如此。宜乎爾之子孫賢賢兮。欽伏其多也。豈偶然哉。是則衆妾之稱美。后妃者至矣。孰非文王身修家齊之效耶。○摯摯言如蟲之蟄伏。藏聚也。○又按洗洗。亮揖揖皆羣聚意。非和字正解也。然和意即見于說。說摯摯揖揖內。○詩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然但言宜其如此。初不明言其所。以然而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爲何。厥人大都意在言外。

●桃夭章合訂。此就女子始嫁時而決其已嫁之後。必能執婦道也。以正以時二意最重。蓋不正則難行。露之沾濡。非時則同標梅之嗟。嘆其又何以能宜乎。

一章原序。解文王之化。自家云云。曰婚姻之道。貴正與時。如之子之可美也。桃木之少。天然生以其時。則灼灼然其華之盛矣。况我之子之少。守正于歸。嫁以其時。賢可知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吾知其室則必敬必成。無違夫子也。宜其家則克孝克慈。不違老幼也。皆必有國于婦道者矣。○正解此以木少則華盛。與女賢則家和也。下二章與首亦略同。○讀詩記。宜室盡妻道。宜家盡婦道也。夫婦和諧而門無內。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間。言方謂之宜。○通解以正以時。即此便見。也。即其今日有是賢。知其後日有以宜之也。玩集註知字便見。○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按此火光也。桃花紅艷。望之如火。故曰灼灼。

二章原序。桃之夭夭。則有黃然其實之盛矣。况之于乘此時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按黃麻子也。麻子最多。故以形桃實之盛。

三章原序。桃之夭夭。則其葉蓁蓁然而盛矣。况之于乘此時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蓋因其往嫁之時。而即有以知其已嫁之善。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通解因見起興。宜獨以華言。而兼實與葉者。變文以叶韻耳。○說約。桃木先華。華落見實。葉乃漸長。亦見立言之妙。○詩記。凡家之不齊。其顛倒錯亂。未有不山男女始。故后妃之德。始于關雎。而其及人之化。始于桃夭。

●兔置章合訂。此詩自是美賢才之衆多。但當時之人。各安職分。非有容心。詩人則從旁窺之。而知其才可用耳。只平平敘述。而被樸作人之氣象。自見。○微言要得興體。不可類于賦。

一章原序。化行俗美云云。曰人才難得。自古爲然。而今日所見。則有獨盛者。如設置所以待兔。彼蕭蕭然之兔。宜其採代以張之也。則了了而有聲矣。况此赴赴然之武夫。其狀甚勇。而其才可用。外以備折衝。內以資保障。豈不足爲公侯之干城乎。是其可美已。○詩傳曰。代繁也。謂擊糜于地中。而張置其上也。○按講意。此章之興。實無取義。不過用蕭蕭赴赴。相呼應耳。赴赴亦不在採代時。動作武勇。說須丟開上二句。方見是興于城。但言才可用。此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城也。公侯雖前文下。然宜渾說勿露。○通解才就于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赴赴爲。丁了有聲。確不移意。○下城隱照。

二章原序。非特此而已也。彼蕭蕭之兔置。則施于遠之中矣。况此赴赴

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龜斯羽

靈飛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靈飛羣飛。○繩繩不絕貌。

龜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賢賢兮。比也。揖會聚也。賢賢亦多意。

龜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亦繁著漢廣江永不為冰之方之者蓋望女而知其不可求望江
漢而自然不可方沐非待試而後知也○末四句味嘆得妙亦是因游
女在漢上遂觸景相況耳最忌補出正意
二章原序游女之質如此吾人好德之情其容已即彼翹翹錯薪有登
生焉則言刈其楚矣况此之子若順時以于歸也乘有馬焉我則為之
秣其馬蓋其質可愛雖賤役亦所不辭耳彼漢水之廣矣不可得而沐
思江水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也游女可易視哉○鄭箋楚雜薪中尤
翹翹者○詩本義既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詞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欣
慕焉者也○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
按之子于歸二句有作歸于我而為之秣其馬者有作于歸時從方秣
馬為之効其殷勤者愚意總不必拘蓋詩言秣非真欲秣之猶之言
言刈非真欲刈之也着眼兩言字詩意便活

三章原序翹翹錯薪有萋生焉則言刈其妻矣况此之子于歸乘有駒
焉我則為之秣其駒彼漢水之廣矣不可得而沐思江水之永矣不可
得而方思也游女可易視哉○毛傳萋草中之尤翹翹者○
上章一意須得講而不講之法則意味之意宛然

天全朱子曰漢廣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文王之化不及男子耶只
看他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不可求行露之男不能侵凌

侵凌貞女當當時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說得邊耳
●女廣章案微言此詩曲盡久役初歸情況首章追言未見之思次章
正言既見之喜末章則又憫其勞而勸之以義也難以不我遐棄為主
而緝神全在父母孔邇上
一章原序汝旁之國六賦曰人生有離有合而情之憂喜寄焉如我
君子當其行役未歸也我當避彼汝墳之上於水之大者不可以幹取
也則伐其條焉木之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則伐其枝焉彼一時也木見
君子駿遠感念惻然以思如調飢焉有甚不能為情者矣○孔疏墳人
防謂壘岸狀如墳墓○通解首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自敘
其末薪之勞○天全盧陵羅氏曰怒木謂思但何之思食意又怒然故
傳言飢意而非飢狀○
遐棄耳語意與下章隱照

二章原序遵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之條又伐其復生之條焉則餘年
矣此一時也君子畢役旋歸而後既見止安樂處幸其不遐棄我也
周元之思不以慰耶○孔疏條也如今歲生者○
拋撇下下室如盤真存以夕難寐僻見無期之慮此以自慰下節遂
慰君子

三章原序夫豈歸附我之情而從征君子之義彼魚勞則尾赤勛尾
不自而今赤則勞其矣我君子勤苦王事其勞既已如此而王室之政
靡烈且甚方如燬而未已勞亦安能息乎然王室雖則如燬而未已而
父母在堂則甚邇而可依焉以父母之命而供役亦可以為德志勞矣
君子其勉之哉○天全山陰陸氏曰勛青編細鱗縮頭爾腹其廣乃故

名一周南

日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
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
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為
不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翹翹
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沐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
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
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
而歎其終不可求則微之深○
刈其妻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
可沐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與而此也萋萋
白色長數寸生水
草中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惻如調

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
肆退遠也○伐其

魚鱗尾赤如燬
此也勛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類赤也
魚勞則尾赤勛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

卷一國風

曰鯀其厚編亦曰編○詩水淺魚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十
氏曰前二章篤于夫婦之仁後一章篤于君臣之義○合訂首句積尾
之驗道有一見愕然形容大異皆時義如燬亦即就首句見言其形容
憔悴由王室之重役錙錄之也凡邇承父母說但不可露文王字而蓋
汝旁此時但知有西伯文王則後後遺何耳○按孔邇何雖是慰其
勞然亦不我遐棄根由蓋不孔邇則便遐棄矣○直稱父母竟似相忘
亦見王民熙寧處

訂說通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旁皆受命于
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
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旁則更放而南當在雲南之旁
荆蠻之左而詩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麟趾章○此詩嘆美周家于孫宗族之仁而歸美于文王若如
者蓋本其所自也吁嗟麟兮雖是即于孫宗族而贊美之要亦無非為
公慶耳○各章首句有之字則麟字重文句要有公字
一章原序文王后妃云云與曰化莫先于家端莫大于德後麟以仁厚
為性者也故其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亦仁厚為說我公以仁厚為德
者也故公子化之寬裕溫柔易直于諒亦振振其仁厚焉夫麟仁獸也
亦瑞獸也今公子仁厚培養一代元氣周室昌大之祥盡在是矣呼嗟

乎其即麟兮而何必形之拘哉○孔疏京房易傳曰麟有五彩腹下生
高丈二陸機疏曰音中鐘呂行有規矩遊必擇地非而後處不履生蟲
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既不羅羅網王者至仁則用○詩麟
公子生長富貴又當發太俗流世敗之時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信厚
豈非關雎風化之應哉○按吁嗟麟兮是從振振味嘆出象見其為
王者之瑞非如後世傳說符命預期以興王也須說得準融

二章原序麟不惟趾也言其定不取物亦仁厚為說我公仁厚而公姓
化之亦振振仁厚為于嗟公姓其即麟兮以嗣守宗社為累世之祥哉
○詩記古者有姓有氏姓所以係自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也
此公姓訓公孫亦謂孫傳姓者也禮言子姓兄弟與此義同
三章原序麟不惟定也言其角端有肉可以觸而不觸亦仁厚為說我
公仁厚而公族化之無不振振仁厚為于嗟公族其即麟兮以嗣守
周室為治世之祥哉○麟之角之末有肉不有或不用○麟之角
侯五廟太祖以外高曾祖廟而巳高祖以上與廟而誦公即宗子而為
君公者也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誦服未盡故為公族○大
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罔之女孫文王之三孫
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罔服盡也○按此詩與孟斯章同體孟斯則
首句無麟此則末句無麟

詩記周南之詩始於夫婦終于父子此二者天下之大本也無
如無以助聖德無聖子無以成世業至于文王而得后妃為之助
得周召為之子宜其身成王業而開八百之不其哉

言余 卷一 周南

王聖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
其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
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
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
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
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
關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
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君君
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
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
近不可以悔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其角 叶獎 于嗟麟兮 興也
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是也麟之足不
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現于嗟歎麟○

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于孫宗族皆化於善
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
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
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
腐身牛尾而馬蹄然
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 音 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開或曰有
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

為言 麟之角 叶 盧 振振公族 于嗟麟兮 興
生也 麟之角 亦反 振振公族 于嗟麟兮 興
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
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之應得之
周南之圖十一篇二十四章百五十

九不 麟雖舉其全體而言也 葛覃卷

之本也。成之不必認。說以。此又當辨。○電按。蘇士說其佳。但
家勝。姪弟意。點入成之內。正無得。蓋二姓合好。送百兩。家勝姪。婦
其盈門。而大禮。于是乎成矣。如此說。人既不類。比體。且又與典意相
恐。朱子採此。即此意。亦未可知。

●采芣三章。行義。首二章。采芣于末。祭。僅。僅。二句。為。紫。于。方。祭。那。那。二
句。微。紫。十。祭。畢。始。終。總。一。誠。敬。之。意。○說。通。詩。美。夫。人。能。修。職。而。必。冠
以。公。侯。者。雖。備。內。宮。亦。公。侯。事。也。雖。主。東。房。亦。公。侯。宮。也。即。末。章。亦。須
見。與。公。侯。合。敬。意。

一章。原。序。南。國。云。云。美。之。曰。國。君。奉。祭。必。使。夫。人。相。之。所。以。備。內。官。而
廣。孝。思。也。我。夫。人。何。如。哉。于。以。采。芣。必。躬。必。親。則。于。曲。池。之。治。小。清。之
注。矣。于。以。用。之。果。何。事。乎。蓋。公。侯。有。事。于。祭。主。婦。有。薦。豆。之。禮。而。預。以
備。之。也。○孔。疏。孫。炎。曰。紫。白。蒿。也。陸。機。云。春。始。生。可。齋。香。美。又。可。蒸。及
秋。名。曰。蒿。○白。蒿。非。水。草。此。云。治。注。者。謂。于。其。旁。采。之。下。湖。之。中。謂。于
其。曲。內。○臨。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通。解。道。之。類。有。七。而。紫。與。其。中
○于。以。采。芣。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
親。

二章。原。序。于。以。采。芣。則。于。湖。之。中。矣。于。以。用。之。果。何。所。乎。蓋。公。侯。祭。于
都。宮。夫。人。有。菹。醢。之。薦。而。預。以。備。之。也。是。未。祭。以。前。誠。敬。如。此。○通。解
祭。禮。君。位。階。夫。人。立。于。東。房。君。灌。獻。夫。人。薦。豆。蓋。戒。事。入。宮。入。宮。後
薦。豆。而。後。飲。禮。之。序。也。

三章。原。序。山。是。而。當。祭。也。但。見。夫。人。之。被。僮。僮。而。歛。敬。者。此。果。何。時。乎
乃。薦。紫。方。食。而。早。夜。在。公。之。時。也。及。其。既。祭。也。但。見。夫。人。之。被。僮。僮。而
待。餘。者。此。又。何。時。乎。乃。微。紫。告。終。游。言。還。歸。之。時。也。事。有。終。始。敬。無。間
斷。此。所。以。為。賢。哉。○孔。疏。儀。禮。少。牢。六。正。婦。髮。變。與。此。被。一。也。又。追。師

寧。為。副。編。次。注。云。次。第。長。短。為。之。所。為。髮。鬢。也。○詩。經。下。后。六。服
襟。衣。為。進。朝。于。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
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鄭。箋。髮。歸。者。自。廟。反
于。燕。寢。○通。解。僮。僮。神。神。但。就。被。上。發。揮。不。是。言。戴。被。之。人。夙。夜。一。時
事。但。味。且。時。候。在。公。正。祭。時。勿。就。地。說。○六。帖。天。光。向。辰。為。夙。昧。晦。未
分。為。夜。家。語。所。謂。實。明。行。事。也。○僮。僮。疎。疎。步。難。移。而。歛。不。欲。側。若
有。其。攝。之。者。然。神。神。舒。行。有。節。而。被。無。急。遽。若。有。欲。留。之。者。然。皆。借
彼。以。形。容。其。人。而。意。應。精。神。自。可。想。見。○宗。廟。禮。法。森。嚴。極。是。束。縛。不
自。在。處。若。不。敬。即。急。欲。了。事。以。適。已。便。故。神。神。尤。難。祭。畢。而。歛。難。以。疾
為。敬。既。微。而。歸。又。以。舒。遲。為。敬。

●草蟲章。合。此。詩。以。未。見。君。子。二。句。為。主。其。云。既。見。方。樂。正。為。未。見
則。憂。不。能。已。也。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

一章。原。序。南。國。云。云。日。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恆。感。物。而。興。思。向。我
君。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嘒。嘒。然。而。鳴。矣。草。蟲。未。見。其
有。形。也。今。則。趨。趨。然。而。躍。矣。當。斯。時。也。猶。未。見。君。子。之。歸。憂。之。于。心。神
神。有。靡。寧。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覲。止。庶。于。我。神。神。之。心。則。可。以。下。耳
不。則。何。以。自。慰。耶。○孔。疏。釋。蟲。云。草。蟲。自。繁。陸。機。曰。大。小。長。短。如。蝗。○
詩。經。山。陰。陸。氏。曰。草。蟲。鳴。草。蟲。躍。而。從。之。故。草。蟲。曰。繁。草。蟲。謂。之。負。繁。
○通。解。日。既。見。者。疑。議。之。詞。○說。通。詩。柄。感。時。物。之。變。是。賦。字。之。明。也。
其。君。子。如。此。之。字。包。下。四。句。既。見。既。覲。層。疊。致。隆。之。詞。不。必。有。分。○
○通。解。神。神。憂。直。上。也。略。上。下。句。既。見。既。覲。層。疊。致。隆。之。詞。不。必。有。分。○
宜。既。必。如。此。我。心。方。快。而。今。尚。未。見。也。如。之。何。而。不。憂。乎。○兩。亦。字。及。則。字
二。章。原。序。不。特。草。蟲。已。也。此。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感。生。焉。則
言。采。其。蕨。矣。斯。時。也。將。未。見。君。子。此。心。為。之。惓。惓。而。憂。焉。必。也。亦。既。見
詩。經。卷。一。國。風。三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芣于治于注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止反○賦也。于於也。紫白蒿也。治池也。注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紫所以生簋。蓋古者后夫人有親釐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于以采芣于湖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也。山夾水曰湖。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音備。之僮僮。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疎。音還。旋歸。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神神舒遲。貌。夫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加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

公即所謂公桑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嘒嘒草蟲趨趨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充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降。音杭叶乎。收反。○賦也。嘒嘒聲也。草蟲蟬蟬。奇音青色。趨趨躍貌。阜螽。螽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離觀。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階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卷耳也。

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

音說○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蕨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惓惓貌。

止亦既觀止我懷憂之心則始悅其否則其何能忘耶○孔疏陸陸曰
疾山菜也周秦曰疾齊神曰齋○天全黃氏曰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
物之變屢至大夫之役未還憂念之情其能已乎○疊山謝氏曰懷
憂之深不止于仲仲矣

三章原序又不特蘇已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薇生焉則言采
其薇矣斯時也猶未見君子我心為之傷悲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
止我傷悲之心則始得夷平耳否則其何能已耶○詩緝項氏曰微今
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說約按魯詩世
學鄭氏云迷陽和柳之藤每布路碍人行故莊子載接輿歌曰迷陽迷
陽毋傷吾行此不知何據然亦必非即微矣○天全齊山謝氏曰傷則
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又不止于懷微矣○按草蟲章蘇采薇采
薇通解云皆一時事不可以屢變言然據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則是
草蟲鳴早蘇羅乃深秋時候也采薇采薇又暮春時候也自秋徂春觸
物懷人故切于思即作屢變言亦妙○陟山只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
意

未采蘋章合訂祭以齊為主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皆見其齊意故未
指其人以實之曰有齊季女齊固難而得自季女為尤難也○雖是美
主始亦須以大夫作主

一章原序南國云云曰大夫祭祭主婦助奠禮也其致敬何如哉彼
可以神神明也于以采之則于南國之濱焉藻可以供宗廟也于以采
之則于彼行潦之中焉不辭躬親而盡所以取之者如此○孔疏蘇
歌藻聚生故謂聚藻○詩緝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可糝蒸為
茹中者若菜小者水上浮萍不可茹郭璞以蘋為此似誤蓋止可糝魚
○魯詩世學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穢而菜也故采行蘋

藻以爲薦○天全廣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藻正相類美大夫妻以言
了宗室廟下而知也○按南澗行潦皆停采無方意不必言采之各
有其處

二章原序蘋藻既采而後有以盛矣于以盛之維夫簋及夫笱焉既
盛而後有以湘矣于以湘之維夫錡及夫釜焉所以有常器每事必
親先後次序無不嚴敬而自然整飾蓋所以聖之者如此○釋文錡
足釜○正解盛而後湘所序也盛以簋錡湘以錡釜有常也所序有常
則嚴敬整飾可知

三章原序蘋藻既理則有事于奠矣于以奠而陳之果何在乎則在宗
室之廟下焉蓋宗室乃奉祭之所而廟下乃神靈之棲也然其奠也
其尸而主之乎則此有齊之季女焉其質雖少而敬若夙聞明德之
奏格于無言之表而盡其所以薦者如此賢而可美為何如哉○詩
少牢曰饋食主婦薦非醯醢醢于簋前○天全朱子曰凡廟堂南
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下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
焉所謂廟下者也凡廟主皆東向○詩天宗大夫之始祖諸侯自廟
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
祀之是為宗室○鄭氏之宗指蘋藻實是陳設于此尸之方是薦豆
非主祭乃此薦豆之序

甘棠章原序此詩要見名伯遺愛在商人魂夢間情無可以留
伯之音容者以因父老相傳名伯會甘棠之下遂相與誌而護之耳
實追慕之神全在甘棠外也況王民羣碑并無後世去思尤景偶見甘
棠不禁感歎一番耳

一章原序名伯云云曰凡人已去而有難忘仰物雖少而皆可愛如
陰翳茂盛者蔽帶之甘棠也勿或剪之而斷其枝葉勿或伐之而戕其
幹志章新訂詩經說約集解 卷一 七

詩經 卷一 國風 七

詩經 卷一 國風 七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微似薇而味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蘋南湖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首老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葉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首父○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茹也錡釜屬有足口錡無足

日釜○此是以見其備序有常嚴敬整飾之意○于以奠之宗室廟下反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音齊賦也奠置也

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廟下至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蘋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音敝○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音蔽○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音蔽○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音蔽○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音蔽○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詩經 卷一 國風 七

美自見。朝服自有常制。在朝自然敬畏。惟私服原無拘礙。私居不
檢飾。而有常自得。所以為難。

羔羊之皮。以為裘。此常制也。其飾是裘者。則素絲為純。祇取白首。純止
於五。不事煩縟。何節儉如之。而且見其退而家食。自公門而出也。非復
在公矣。而委蛇委蛇。從容自得。舒泰而有餘裕焉。又何正而耶。是真可
美矣。○**毛傳**古者素絲以表裘。○**孔疏**素絲為組。組以表飾裘之縫。
中素絲非線也。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矣。○**詩經**錢氏曰。兩皮之縫。
不易合。故織為組。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詩經**錢氏曰。兩皮之縫。
一狐之腋。則其純必多。今純止於五。故見節儉。○**大全**蓋山謝氏曰。凡
人胸中稍有愧怍。其止趨非躁。則意安能委蛇若此。南軒張氏曰。獨言
退食者。蓋于此時而然。則在公之正直可知矣。○**說約**羔裘以黑素絲
英縫。最為分明。故胡氏曰。縫之突兀。謂純有界限。謂緘合而為一。謂
皆取黑白別處為義也。○**增**按節儉。正直。雖分兩層。但語意本一直。論
下猶云。服羔羊素純的大夫。其容貌何等委蛇也。只順文直序。而節儉
正直。自見。

二章原序。彼羔羊之革。以為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緘焉。且氣度之明
委蛇委蛇。乃自公門出。而退食于家之地也。節儉正直。不可美哉。○**詩**
變皮言革。變革言縫。亦微有異。蓋革者。毛毳而革存也。縫者。革腋而縫
兒也。委于。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縫兒亦是一。○**詩**
三章原序。彼羔羊之縫。以為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緘焉。且氣度之明
委蛇委蛇。乃退食而自公門出之時也。節儉正直。不可美哉。
詩說節儉自文王早服之風來。正直自文王遂恭之節來。

殷其雷。章句。此詩以雷之有定。反曲君子之無定。只一何字。便合
許多思念。振振一句。乃是即其人。以冀其歸。非必可美其德也。首章
大意已盡。下二章。則反復味嘆之耳。

一章原序。南國云云。思念之曰。天下不可逃者。義而不容已者。情。我其
如君子何耶。彼殷然其雷。輕聲不動。則在南山之陽。是雷無定。反行
定矣。何斯人。今乃違斯所。而服役于外。莫敢有或暇焉。是君子本有定
反無定乎。且我君子。平日振振然。立身制行。無不信厚者也。尚其歸哉。
尚其歸哉。無徒使我思念之切也。○**六帖**古者。戎役。仲春而歸。雷乃發
聲。故仰時景而言。○**詩說**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將歸。雷發
聲。故仰時景而言。○**說約**與意至四句。止。于是。又是轉處。振振。不專泥夫婦和
與。○**詩說**振振。君子。亦是。擬其平日為人如此。想像之。概不覺君子
之心。而態度有宛然在。呼號之。冀其歸也。

二章原序。殷其雷。則在南山之側。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役于
外。不敢違息。反無定矣。振振君子。尚其歸哉。尚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
也。○**天全**黃氏曰。陽側。下。便韻。叶聲。無異義。○**增**按息與處。亦是。歸
也。以叶韻。不必如。蓋山謝氏云。一節。繁一節也。

三章原序。殷其雷。則在南山之下。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役于
外。莫敢違處。反無定矣。振振君子。尚其歸哉。尚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
也。○**增**按。在側在下。而在陽。不可云。不惟在。而又在。側。不惟在。側
而又在下。如此。則是雷無定在矣。

羔羊之皮。叶蒲。素絲五純。音駝。退食自公。委蛇。音移。叶。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
唐何反。委蛇。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
絕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
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止直。故
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叶訖。素絲五緘。音域。委蛇委蛇。自公
退食。賦也。革。猶皮也。○**羔羊之縫**。音逢。素絲五
緘。表之縫界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縫。縫皮合之
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華三章第四句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與也。殷。雷聲也。山南
違斯。斯此所也。違。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
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
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
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
又美其德。且冀其
早畢事而還歸也。○**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叶
莊。
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與也。息。○**殷其雷在南山之下**。叶後。何斯違
也。○**斯莫或違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與也。
殷其雷三章第六句

標有梅章增通章皆一時之語而意却節繁一節七分三處
之形容容時晚之語未必遂是實景全要得他統統印字意興作急下
從人語氣

一章祭行義止解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人道莫先于正始而祭則
貴乎及時茲何時也而能以無體手哉彼悔之方實正婚姻時也今悔
實已矣而在樹者僅有其亡則時過而太晚矣當此之時而猶未遂婚
姻之願良可懼也凡此庶士亦宜有感時之念者苟其以禮求我其必
及此吉日而來乎不然吾滋懼矣○天全安成劉氏曰周禮仲春合會
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詩賦迨吉是行納采請
期之禮非遠成婚也○增訂此詩總要形容得時晚意出則貞信之守
自勉不必為女子作周旋語也然玩其詞終不日我求庶士而曰求我
庶士則意義固自察然
二章訂序不但心也標有梅其實之在樹者三則落又多矣故但願
求我之庶士其及今日而即舉此禮可矣又何吉之符哉○詩賦迨今
言及今可以行禮不拘時日之吉也
三章訂序不但心也標有梅以頃筐而取之則實已盡矣故但願求
我之庶士其以父母之命遣媒妁相語而先定其約可矣又何必丁禮
之備哉○詩編暨字從土本訓途今言取之謂取之于地也○詩賦迨今
詩脈謂之謂先定約而後行禮也其詞愈顯而自守益嚴矣
至安成劉氏曰此詩懼婚姻之過時而不若桃天之樂及時矣然
召南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桃天也

小星章增訂此詩感夫人使得進御而口中絕不語夫人之不如與
已之恩恩但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己矣命正其感恩深處一道德便無
蘊藉宵征二句雖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夫人專夕之逸則
不同耳

一章祭行義南國夫人云云美之曰情義每隔于上下之分而嫌隙易
生于帷席之間若夫夫與我豈其然乎彼豐然而微之小星則或三或
五錯落于天之東方矣况我衆妾蒙夫人之惠俱進御之役寧不肅肅
然謹步夜行而夙夜在公以承事君子為幸乎夫我往返之勤如此所
以然者蓋我之命實不同于夫人之貴分固當如是耳使微夫人雖欲
往來而可得也○正解三五在東謂出初昏將日意方與下夙夜相
應初昏而稀星初出也將日而稀星既出也然此乃朱子度其所見之
時惟此二時為然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時非兼昏且也○初昏
將日在遠總在暗中雖夙夜亦故曰宵征○詩賦只就夙夜在公而感
激之情自無限味寔字見他貼然尊奉毫無勉强之意○詩約集傳
進御于君即指肅肅而言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
意故前及之其是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勤苦勿如出言感命
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日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
擬致此比體○增訂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日
也朱子引之只不致專夜之意蓋夫人人御君所從容有儀至且太師
奏雞鳴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若勝妾則不自謹節難得
進御猶不敢即安故曰肅肅曰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
還謂之莫敢當夕也○備攷鄭氏曰羣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
御妻八十一人當夕夕世婦廿七人三夕九嬪一夕三夫人一夕行一
夕凡十五日而遍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嬭此六人當三

標有梅其實七分求我庶士迨其言兮賦
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
也言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
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
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
求我之衆士其必有○標有梅其實三叶疏
及此吉日而來者乎○標有梅其實三葉反
分求我庶士迨其言兮賦也梅在樹者三則
也蓋不○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
迨其言兮賦也頃筐取之則落之
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
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賦也頃筐取之則落之
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
矣○

豐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與也頃筐取之則落之
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
矣○

寤寐不同與也頃筐取之則落之
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
矣○

星維參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綯
與也參謂西方二宿之名衾被
也綯繩被也與亦取與昂與綯
二字相應
猶亦同也

猶亦同也
一國風

夕次二廢一夕次夫人專名凡五日而遍諸侯制也通解曰天子之居
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每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婦與其御
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諸侯以下媵妾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
故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二章訂序彼豈然而微之小星則維參與昴矣况我眾妾蒙夫人之惠
以供進御肅然宵征寧不抱衾與綈以承事君子乎所以然者處我
之命不同于夫人也雖往來之勤不亦幸耶我夫人可謂賢矣○孔疏
參白虎宿三星昴六星○詩補傳參昴連體謂之大辰昴即留也謂
物成就繫留也○通解按抱衾與綈不過進御供役之意非謂妾御君所
必抱衾綈以進也通解云猶今之言鋪床設被也雅非

●江有汜章訂此媵妾臨行時大喜過望而遙相擬議之詞當于敘
事中間慶幸之意不可作缺望語

一章訂序是時汜水之旁云云與曰夫人情有暫迷而理還終悟知之
子可感也彼江水之大而有決而復人之汜是江猶有所容矣况之子向
者之歸固宜挾我以偕行矣而乃不我以不反似于無所容乎然當時
雖不我以其後也亦深悔其非矣寧終不我以哉○爾雅凡水之岐流
復還本土者為汜○天全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漢後人
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通解
通解首一句與下四句照水決復入于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少
是反與當三句便止四句另轉○通解按不我以等句重讀便
語矣須只輕輕遞過而急將離字作轉語○計待年謂待年于父母之
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媵必與嫡偕行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
二章訂序彼江水之大猶有小洲之清矣况我之子向者之歸乃棄
而不與乎然當時雖不我以而其後也我必歸我之子之心可得其
處而安矣豈終不我以哉○衍義處者悔已所為不覺至迎以歸則自
反無愧于心始安也

三章原序彼江水之大猶有別出之沱矣况我之子向者之歸乃不我
過而與俱乎然當時雖不我以而其後悔極而嘯也竟樂得所處而歌
矣豈終不我以過哉此之所以可美也○孔疏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澗
漢為潛江為沱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天全朱子曰其嘯也
歌兼上兩節而言○讀詩記怨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言之序也

詩說小星言妾之引分自安見媵之能惠其下此詩言媵之悔過
相得見媵之能感其上

●野有死麕章序疏義此詩人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
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蓋事雖不止而女子之心則正也
上二章與其不當誘末章則述其拒之之詞
一章合○南國云云美之曰男女之際有禮義存焉不可越也彼野有
死麕章田之獲而分其肉也則以潔清之白茅包之是一麕耳猶取之
有不當矣况此有女婿姻之懷當春而動亦其時也為吉士者苟思百
年之好宜以禮娶之可矣而乃誘之非其禮乎非求此女之道也○詩
說取死麕者尚包以白茅求貞女者乃誘不以禮此反興也○南國
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合媒氏以中春會
男女故女之懷婿姻者謂之懷春○無禮者豈是吉士似美其和以青

小星一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
命所謂上好仁而
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音祀叶
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
也悔 叶虎有反○興也水決復入
指媵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也
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已而偕行也
水之旁勝有待年於國而媵不與之偕行者
其後媵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
故勝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
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
悔矣○江有渚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後
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江有沱
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江有沱

音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嘯也歌 興也
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
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
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
妾盡其心江沱之媵惠不及媵妾而媵
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
盡其道
而已矣

野有死麕 俱倫反
與春叶 白茅包 叶補
之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興也麕鹿也鹿無角懷春當春
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
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

守送 卷一 國風

天全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于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地也燕禮諸侯與羣臣燕飲之禮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

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名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名周夫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已也。○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名南關雎采芣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名南之詩而不以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氣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南風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宮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誦吟詠誦所以風化天下

辨志堂新訂詩經說約集解

詩補傳邶鄘與衛並建衛之子孫稍并二國而兼有之國史錄詩不與篇之滅國故先邶鄘而後衛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其國之舊焉然二國之中又先邶後鄘抑豈以其亡之先後與。○天全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朱子曰邶鄘皆衛事而存其舊號後其聲之異與。○詩經關雎鶉鴉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止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皆衛風也衛國基於維靡單及宗廟居變風之南二南之變也。○按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如志言是康叔即兼邶鄘二國非獨子孫又與諸說不同。○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高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滑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懷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

詩經卷之二

朱熹集傳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滑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滑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柏舟章合訂此詩因不舒於夫而作惟首二句顯說見棄而又是託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憚而不見憚之何由意甚顯合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一章訂序婦人云云言凡人遇遭其變則不能以無憂如我今日是也彼以相為舟堅緻不實宜用以乘載也今乃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亦但汎然於水流之中其失所甚矣我以是耿耿之心不能自寐如有隱痛辨志堂新訂詩經說約集解卷之二

之憂而極其深且切焉吾聞酒可解憂微我無酒可以救而可以遊也
而何以至是耶○說通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
意也○天全慶源輔氏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
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惟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增訂憂而曰
真有自家放不下而人說不出之意如有身沉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
但覺胸中有物耳○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能解意味深長較金
麟兒解之意更婉更苦

二章○然則我將知之何哉天下惟鑿之明可以度物今我之心
既匪鑿而不能度其所以致此之故矣人惟兄弟之親可以相依今我
亦有兄弟而不可依以為重也故將以我之憂往怨之兄弟之前而
反遭彼之怨其不可據如此亦何以為情耶○正解不可謂言無救見
來事實難解以暗引上章自反意非是度其處之方也往怨非求以
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烈於至親之意反體其怨正所謂不可據也○
○增訂玩集傳既字又字則上四句各自頭項不可以兄弟即承此說
○增按怨於兄弟亦是託言蓋不得於大則無往非拂逆之鄉故有逢
彼之怨正自形其困阨無聊之狀

三章○合訂吾夫求所以致憂之故而不得也意者我實多闕與乃內省
諸心常以學一自勉覺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
以正直自勵巖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得而卷曲之也且威儀在
身人所共見又樣樣然而善不可得而選擇取舍也自反之餘亦庶乎

其無闕也○衍義不可轉是安貞無屈撓意不可卷是平直無詭隨意
○天全慶源輔氏曰言盛則全備而無欠闕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
○增訂六句是簡點語勿講似於翻語乃得○增按上四句婦德也末二
句婦容也德容皆善而猶至見棄不可解矣與上章匪鑿相應

四章○繁大全講意夫自反無闕而乃動輒得咎是以憂之於心悄悄然
日見愠怒于羣小而不相孚契也媒孽者釀成吾過觀則既已多侵
凌者負寵相加受侮亦復不少見愠如此靜言思之每每寤覺之中不
禁拊心而手標然也亦將何所告哉○說約首二句如常云憂
心已悄悄而又見愠于羣小作轉語蓋情情正為見愠也○增訂
二句是數從前見愠之狀言不得於夫皆緣羣小所致即此便見媒孽
易位故下章隨以日月迭微喻之○瘡痍者言除非睡去忘却一寤便
不禁其拊心也○按詩緝標本訓擊故標然為拊心貌

五章○訂衍義彼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此常道也今日居月諸胡為
更迭而微乎其失常道亦其矣我是以心之憂矣至於煩冤憤耗如衣
不辭之衣而不能自如焉靜言思之恨不能奮起飛去以脫然而無累
也則亦安之已哉○詩賦重日不宜虧而今亦虧一偏日月非真更迭
而虧特以已意假託言之○正解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非真更迭
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六安得身在事
外耳非以為義不可去而安之也玩註中恨字便見○六帖煩冤心煩
而抑屈也○心皇惑而亂也

○增按詩中惟比體最含蓄不露如此詩柏舟之喻雖是言不得於
夫然下面却接耿耿二句似憂即承那柏舟者末章日月之喻亦

汎○汎亦汎其流耿耿○古幸
反不寐如

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救○躬以遊○比也汎汎貌
柏水名耿耿

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
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相為舟堅緻
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
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救
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
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
相類豈亦莊

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鑿
據依憑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能度物
雖有兄弟而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
反遭其怒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
可卷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
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
而簡擇取舍皆自
反而無闕之意○憂心悄悄○七小
反愠于羣

小觀○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音
有標○首呼○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眾
拊心也標○日居月諸胡迭○音
拊心貌而微心之憂

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比也居
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奮飛
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常常明月則有
時而虧猶正嫡當尊眾妾當卑今眾妾反勝
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

是如此時講每於比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是則不如無比矣
說約最得其解留心詩體者正須細心體認也

綠衣章(蔡微言)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遇變每切於憂
處變每切於思然皆求自盡之意非有所與望亦非有所怨也
一章(贈)道公惑於云云曰物各有分不可易也若予之所遇則有失
其常者焉如正色直衣間色直衣今綠兮而以爲衣兮已自僭矣其綠
衣而又以黃裏乎幽巖信亂如此其患將有不可言者是以使我心之
憂矣而曷能以自已哉(說)通首二句凡五轉(詩)緝讀詩不可鹵莽
如綠兮衣兮不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分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
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此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喻
衣喻鳥故以二兮點綴而丁寧之(增)按以綠爲衣必不以黃爲裏
然詩意却是兩層沈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黃於各得
所履之道耳最得風人婉約之意(兩兮字有驚無之意便合其字在
內故下遂言憂不能已也

二章(訂)綠兮而以爲衣兮况綠衣而又以黃裏乎上下倒置如此其
患將有不忍言者是以使我心之憂矣而曷能以或亡哉(詩)緝黃
言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正解)以黃爲裏猶未居下至以黃爲裳
則上者下矣故曰失所益甚(說)約兩變字各項上文就幽微倒置其
變難處說宗社大話嗣君流禍切不可用

三章(行)義夫遇變而憂人情之常反而求之豈無自善之道乎彼綠

方爲絲其色已可愛矣而又女所經綸以治之此綠之所以益加顯也
然則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常遭此變而善處其間者我則因其
已然之迹以爲自淑之資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而何心他是答也(詩)
記首二句喻致妾於尊顯皆夫所爲其失序蓋有自也婦人見妾獲寵
輒定嫉妬便是處失其宜而我亦有過矣今但求古道以自處而歸於
無訛是真善處夫婦之變者

四章(原)序彼絺兮綌兮當暑之服也乃以遇淒其之寒其時過而不得
其所亦已甚矣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之處此而自盡其道者實能
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則亦自安焉已耳(詩)緝絺兮綌兮不逾時而
見棄猶班婕妤好秋扇捐篋之意也(六帖)我意定於此矣而考諸古人
確與我相合恰是我先有此物而古人得之故曰實獲我心有欲然會
意之狀(說)約按俾無就兮直少艾得寵實獲我心頭色裏見棄各尋
頭項方清楚益少艾得寵色裏見棄不是一事而既分兩章則我思
古人處各討着落不可牽混也

附考莊公名揚武公子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姜氏夫人失位公子
州吁之母廢而州吁驕故作此詩

燕燕(合)此詩首三章敘送別之情末一章備道戴嬭之賢以見
已之所以難爲情也(歸)極苦矣而送其歸者遭際同之細玩語意前
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
一章(序)莊姜無子云云曰人情莫悲於相離而况離別之異於常者
耶彼燕與燕而于飛也則差池其羽而兩不能齊矣况我之子遭此大

憤既如衣不辭之衣恨
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綠蒼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
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
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
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
正嫡幽微使我憂
之不能自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
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
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
首所治平
分我思古人俾無訛
音尤叶兮比
下其反也

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
訛過也○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
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
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
使不至於
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叶爲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
乘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
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
詩無所考姑從序說
下三
篇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
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與也燕也謂之燕
燕者重言之也差池

變而于歸也。我能不遠而送之于野乎。斯時也。彼義難留。奄忽之間。瞻望弗及。不禁泣涕之如雨焉。耳。○詩維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此但敘離別之恨。而于弑國危之威。皆隱含不言之中矣。○蘇傳。婦人送迎不出門。送者。所不容已也。○燕。華谷。上兩。燕最妙。此蓋與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瞻望二句。是摹寫既別後事。○增。按泣涕。川有無限悽愴意。非止後會無期也。子弑國危。意不必露出。蓋州吁之暴。亦莊姜所諱言耳。○大歸者。不反之謂。

二章訂序。燕與燕之于飛也。則一或上而頡之一。或下而頡之矣。况我之子。遭此變而于歸也。我能不遠于將之乎。斯時也。我情難舍。奄忽之間。瞻望弗及。惟有佇立以自泣已耳。○增。訂末句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岐路光景。

三章訂序。燕與燕之于飛也。則一或鳴而上。一或鳴而下矣。况我之子。遭此變而于歸也。不能不遠送之于南乎。斯時也。事不勝悲。奄忽之間。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而不能安耳。○正解。實字可味。正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也。

四章訂序。試於今日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仲氏於我。蓋任只而獨以恩相信焉。其立心也。則寒實而不虛妄。淵深而不淺露。且到底溫。和惠順。能淑善。謹慎其身。以立於無過之地。其賢如此。且臨別下。寧之時。又以先君之思。勗寡人。使常念之。而不失其正焉。仲氏之於我。何如者。而竟于歸哉。即遠送亦何以勝情矣。○六帖。塞淵。德之蘊於內者。溫惠

德之著於外者。○詩說。淑慎。言能善謹其身。淵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慎。從出。時講有以。其心。對下。淵惠。二句。非是。○增。訂。此是從別離。海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謂水二句。須斟酌。若說有綠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慘惻相誨。便非莊姜身分。

附考。按完。即衛桓公也。戴嬀者。桓公之母。戴論也。嬀。陳姓也。春秋始於隱元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時桓公在位已十三年矣。計其即位。在平王之三十七年也。及隱四年。而桓公見弑。凡在位十六年。或者不知。謂桓公甫立。便遇弑。非也。州吁之殺也。在隱四年九月。蓋未論年。而君完之仇。已雪。此詩之作。當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也。然陳人執州吁。卒請於衛。而殺之。豈州吁為陳女所切齒者。天故假手於陳耶。

●日月章。此反覆嗟嘆。亦望之之意也。重不見答。意以定字為骨。定正與。回。感。相反。

一。章。祭。初。義。莊。姜。不。見。答。云。云。訴。之。曰。夫。婦。相。與。人。道。之。常。何。我。今。日。適。遭。此。變。彼。日。居。月。諸。照。臨。獨。於。下。上。久。矣。則。人。道。之。常。亦。豈。可。其。心。志。何。感。亦。何。能。有。定。哉。嗚。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獨。門。之。以。不。能。忘。情。於。人。也。○正。解。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獨。門。之。隱。也。古。處。夫。婦。和。諧。意。如。刑。于。雍。推。皆。是。胡。能。一。句。蒙。上。句。來。未。句。又。蒙。前。句。能。何。來。○高。說。胡。能。不。我。恨。豈。指。莊。公。感。變。安。也。○增。按。來。蒙。其。語。皆。伊。無。人。但。不。我。恨。豈。指。莊。公。感。變。安。也。○增。按。來。二。句。皆。是。莊。姜。其。將。來。止。哀。訴。口。氣。故。情。詞。悽。斷。不。相。離。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使。成。某。話。

言系 卷二 鄘 三

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燕燕于飛。頡與。之頡。與。杭。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與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送也。佇立。久立。○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送。

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與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仲氏任之。其心塞淵。○賦。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賦。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

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勗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日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頌。○賦也。日。居。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感。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頌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

詩經 卷二 鄘 四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同○北也陰而風曰曉有又也不日有曉言
既曉矣不旋日而又曉也亦比人之狂惑暫
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噫欬噫也人氣感
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瘴
瘴其陰也其言不寐願言則懷也
陰貌也肅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此
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

擊鼓其鏜 與湯 踊躍用兵 土國城漕 我獨南
于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
行兵謂戈戟之屬上上功也國國中漕衛
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
之民或後上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
行有鋒鏑死亡之
憂危苦危甚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

我以歸憂心有仲 與充同○賦也孫氏子仲
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
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
猶與也言不
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 息浪 其馬于
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
林下見其失伍 ○死生契 與擊 關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謂成其約誓之言○
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
死生契關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
也○于音吁 嗟爾分不我活兮 嗟爾兮
不我信 師人 分 賦也于嗟歎辭也嗟爾也
活生相信也信與申同○言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之舉耳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憂深於心寧不有仲乎○
從孫子仲輕其帥之詞○備收春秋傳曰宋湯公之帥位也公子馬
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
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若為王敵邑以賦血陳蔡從宋人許之
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口而環
秋四國復伐鄭取鄭徒兵取不而還○陳蔡宋是州吁當日緊督
故東門之役非急於鄭也而急於得陳蔡也○以阻兵安忍之人復
得與國相助必起兵連禍結之事故曰不我以歸云云○孫子仲即公
孫文仲也仲字也文誦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誦
三章原序心憂如此則我是行也於是居期居日於是處則處耳於是
喪其馬而已不知其所在矣斯時也於以求其所喪之馬於何所乎則
為林之下馬亦何行在之拘蹙蹙之範哉○詩記屯宿為居坐止為處
○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也○參新開意在不旋日內春出末句只就感傷閉鬱上說注風

何意然下句借老不遂明矣上二句則道出前生之說以
不幸而遂意此處須得因附附不我字正各州下○○按不我仲亦就
不我仲亦就下句以契潤借老成分玩註意必死亡數便也

○此詩舊說皆謂初伐鄭時所作然東門之後五日還師又未
敗績似不宜哀怨至此詳味詩意疑是夏伐既還秋又伐鄭之時
暴師日久國人怨之而作此詩也

○凱風章句曰此詩首一章喻時有南子之德以起自責之端上三章
與子無事親之道以致自責之實誠以自責引感中見之真孝
子之詩也

一章謂正解福之淫風云云在此詩曰親恩不可以不報而子職尤甚
所當盡也彼凱風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山
其長養固天而少好而風之為力不已費乎呼嗟我母氏生我累
劬而育之其劬勞亦甚矣為子者能撫躬而自安耶○詩經李氏曰南
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棘酸也山陰陸氏曰棘性酸難養
風之長養者四時繁榮日月時棘葉生凱風之時也○劉勰劬勞其
幼時時有言凱風吹棘心於少好之時猶慈母有累子於幼穉之日也
但言劬勞便見子當孝養故曰起自責之端○此詩雖三句此末
句自然語氣至吹彼棘心稍作棘心天水上則連下天大亦起劬勞
意也○按此詩比德與柏舟相以然劬勞字內已後露正意似與
柏舟稍異要亦不補為高○不安其室謂欲去而能適也

二章○疏義彼凱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心離已成而非養
材寧不有負於風之力乎况我母氏聖善其所以養我者何如而我為
之子者雖情壯大乃無一令人以承之則亦棘心而已有負母恩何如

哉○天全安成劉氏曰上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言風與
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合句此正是自責之意以棘之非美
林與子之無令人也幾諫意尚未露聖善只泛就婦德言不必粘育子
亦勿就節操上說○說約按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有一令善之
人則母亦不欲舍之而去也此意言外蓋七子字在下章只論我之無
一善人便已見得○○增訂聖善一句即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也不
必贅解

三章○天全愛有寒泉一水流耳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邑
人賴之以生養矣况有子七人皆生於母者也反不能養養一母而使
之勞苦不得自安適乎○曾寒泉之不如矣○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
風流行但七子不忍斥言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首章言母氏劬勞
謂長養七子劬勞也此謂母今日勞苦思嫁與上不同○詩說母之欲
嫁必以在家辛勞事不如意為詞故子言不能供養者遺詞以勞苦者
然蓋至是微有幾諫之意焉○說通幾諫亦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
自責為幾諫則為矣○增訂此與本章正所謂無令人也此章自言不
能養親末章則言不能悅親○按通典濮州濮陽縣東南有浚城城側
有寒泉

四章○原序彼凱然之黃鳥一羽禽耳猶能好其音以悅人况有子七
人何以不歡於母也獨不能悅母心以順其志乎又黃鳥之不如矣
寧不負劬勞之德也哉○○按兩言有子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
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未句莫字全是自怨自艾口氣○說約按凱
字皆從且言其自有清和圓轉之意也舊講泥連好音句作聲非是

言系 卷二 郡 一
昔者契聞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借老之信
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
家遂前約
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 與腰 母氏劬
勞 此音餘○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
者也棘小水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
弱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
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
幼穉蓋曰母生累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
本其始而言以○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
起自責之端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
聖善我無令人 與也聖○令善也○棘可以
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

與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
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愛有
寒泉在浚之下 叶後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與
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
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
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
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
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
苦為辭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下章 與演 與莞
○此 與 同 與 同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

而七子獨不
能悅母心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詩經 卷二 國風 七

所滅故寓於衛後晉十五年晉與狄十五黎侯卒山西潞安府屬縣有故黎侯城

三章原序式微胡不歸乎使非以君之故胡為乎辱於泥中而無所托賴若此哉其亦反而圖興復焉可也○註不見拯救意猶在言外○增按申露有仰無所覆之意泥中有俯無所立之意○疏義簡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旌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室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備國之所錄為簡而作者備國之所傳

旌丘原序詩曰黎侯卒救不至而歸于衛之詞始怪○繼疑之也而微謂之終又切首之斥其臣所以責其君也○大章原序詩曰夫天不能無遭變之日君子不可無存恤之心如我之始至衛也萬方初生其節感念旌丘之為分其節何謂而疏分時物既變而我之在衛亦已久矣救分節多日而猶不見拯救乎此吾之所未喻也○詩存因時物之變而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為旌丘而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末句不重疑其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蓋不勝望救之懇焉

二章原序歷多日而不見救是日安處久矣夫何其安處而不來也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也何其久而不來也意其國或適有他故而不得來也不然豈遂然至是耶○詩記與國疑其求援於他國以則疑

其變生於本國兩必字皆設為料度之語明非此兩端矣無不救之地也衛之情蓋至是而窮矣

三章訂衍義夫我在衛日久狐裘之服且蒙戎而敝矣而猶不見救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與復故難告急之詞日空而彼之安處多日猶故也豈真行與有以之謂哉○詩存言易又言裝時歷久其久可知孤裘蒙戎既見客途之艱猶賴春說蔡不行聖者裝也所與同總見亡國之憂備隣之誼原不在他心也亦見如之有與有以之疑竟成虛矣○增按以客久之苦告援之急兩語攔來今循更無可解○黎在衛西故云東

四章原序夫我黎之君以播越至此是何等氣勢耶遺兮危公雖自振救皆為流離之子亦可傷矣叔兮伯兮今坐不之救乃嗟然猶充耳而置之聞何其心之忍哉○救恤之義安在哉○增按前尾即形容流離之狀嗟如黎之言痛也如能指者無不動心豈非是塞耳之人乃能安然不救也猶有激其來救意在○流離本為名詞耳也關西人謂之流離主則漂散因為名充耳通也遺所以塞耳者

大全何山蕭氏曰衛在河北黎地相接故欲之為患黎與衛其心○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時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之理○後高元秋所滅齊侯以管仲言而救之觀商之德齊為最深則知

所其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乎辱於此哉○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 姑從序說

旌丘之葛 叶居 何誕 音 之節兮叔兮伯兮 叶

通兮何多日也 與也前高後下曰旌丘誕闕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旌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旌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不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柔而不迫也

叶舉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里反也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而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叔兮伯兮 靡所與同 賦也夫夫狐裘蒙戎客久而裝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難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積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 ○瑣兮今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而說近是 ○瑣兮今尾兮流離之子 叶 叔兮伯兮 葉音 充耳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瑣多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恆多笑○言黎之君臣

寺翠 長二國風 三

北風章附訂此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于禍患之詞以北風喻然
慘所謂羣陰蒙蔽也是為亂象以狐鳥徵不祥所謂傾感效朝世是為
亂原總此章一兩字
一章原序此相成避亂也蓋君子處世當乎見幾今何時也北風其
寒威能迫矣而雪其寒中陰盛布矣當此而無憂然耶彼患而好我
平日多情而其攜手同行然行也其可以強其可以徐為乎蓋既
取只其而禍亂之迫不容以稍安矣○謂其徐徐似有眷戀故
之意既取只其則次為去計矣蓋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也○
謂其徐徐初只是氣象愁慘去不可不速使見危臨將至不必明言謂
是欲速去之故

一章原序不特此也北風其聲蓋急疾其聲矣由雪其罪蓋分散其狀
矣當此而猶晏然耶惠而好我尚其攜手同歸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
徐為乎蓋既取只其而不容以稍待矣○天全靈山謝氏曰北風怒而
有聲不止于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于寒矣喻禍害愈急也

三章原序不特此也彼狐與鳥不祥之物今日所見而莫赤而非狐矣
莫黑而非鳥矣當此之時而不以為之計而惠而好我尚其攜手同歸
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徐為乎蓋既取只其而不容以稍後矣不然禍
亂一及欲去而何可得哉○天全謂狐與鳥不知比何物矣予曰不但
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景象也○謂其徐
徐意欲去也同歸一去欲不返也同車則就路而終不顧矣○謂其徐
徐同車語云貴者亦去想當時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而隱者同歸
其貴者同去也

靜女其姝靜女其暱通時總一愛字盡之首言未見而思後言既見而醉
乃得所醉而醉其人又因其人而美其醉無非轉相愛暱之意
一處言其奔奔期會之詩也曰男女之際情實鍾焉如彼靜女其色
亦其情所鍾也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效猶投擲也遺加推沮也

北風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

至於憂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任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聲雪其雩音徐惠而好我攜手同歸音徐其虛其邪音徐既亟只音疾下同

北風其涼雨聲雪其雩音徐惠而好我攜手同歸音徐其虛其邪音徐既亟只音疾下同

夫而避之且日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也○北風其雩音疾居奚反音疾雨雪其雩音疾非音疾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音疾既亟只音疾此也嗒疾聲也霏雨而不反○莫赤匪狐莫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音疾既亟只音疾此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鳥鶴黑者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禍將危亂可知矣同歸同歸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音徐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音疾

蘇武相約後我子城之門矣何美人之遲暮使我中心愛之而不得
所以徒令我搔首長欲去徒來而踟躕不決其如此時此情何哉
○詩存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真附雅也俟我
城隍蓋期會于此地搔首踟躕不前其相俟無前之狀如此

二章黍離遺跡雖來幾而女已至也但見靜女其色晏然美極相會
之際殷勤相結遂貽我以彤管焉夫是彤管也熒然赤色若而變身之
容相為輝映是以既得此物不禁悅懌此女之美而欣喜生丁望外也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哉○詩存李氏曰古者誠有管樂亦有管不知
彤管何物也曹氏曰彤管之管蓋樂器之屬

三章原序由是離城而遊于牧也靜女乃自牧歸我以美而且其美亦
海美而且其美不同常物焉然豈汝美之為美也哉特以美人之美則
亦美耳其美不負此會哉○天全東陽詩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豈
不止俟于城隅抑且相逐于野矣○鄭氏上章是愛其物又美其人此
章是美其人因愛其物

新臺章增訂此詩但為齊女傷配人之非偶而宣公積倫之罪淫惡
之醜皆隱含不言之中詩人之所以善于刺人也

一章原序舊說云云刺之曰男女有倫婚姻有道而見乎位人上者我
衛舊無是臺也今新作斯臺其制則泚然而鮮明河水之流其下者則
瀾然其甚盛是果何為也哉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也納聘之初本
求為燕婉之好也而乃得此遠際不能俯醜疾不鮮之人何哉真貽羞
斯臺多矣○天全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禮州遺址尚存○鄭氏曰
新臺者舊無是臺也謂滅禮禮倫自宣公始也○禮約疊山謝氏曰遠
簪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
無人道亦非人形也○顧麟士曰宣姜惡彼通頑九是惡物此燕婉云
云者蓋為初至時言之耳○劉上玉曰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集
傳不殄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醜疾的多之意也

二章訂序且新作斯臺酒然而高峻河水之流其下者澗澗然其平滿
是固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也始本求為燕婉之好今乃得此醜疾
不已之人何哉○鄭氏臺在河上曰泚曰澗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
鮮明之貌澗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三章原序彼魚網之設本以求魚也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况齊
女之來嫁本求為燕婉之好也今乃得此醜施不能仰之人則豈其初
心也哉豈不知作斯臺者其何以立人上也○禮王雪山曰遠際今
龜胸臆施今駝背

詩存三章行丁子詩句卷二卷十七

知音靜音廚○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
也池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則而不至
也踟躕猶踟躕也此○靜女其變貽我彤
管其期會之詩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也與異同○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
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荑亦美
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
其物亦美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瀾瀾音燕婉之求遠音
音不鮮斯淺反叶想止反○賦也泚鮮明也
除不鮮瀾瀾盛也燕安婉順也遠際不能俯
疾之醜者也蓋遠際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
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
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
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
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
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
公醜惡○新臺有酒音葉叶河水澗澗音每
之人也○新臺有酒先典反河水澗澗叶美
辨燕婉之求遠際不殄賦也澗澗峻也澗澗
不已○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
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

國風

二子乘舟章詩緝 二子之事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但想其去時光景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意具見矣○按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因其不歸而疑之雖悼死者實刺生者也

二章原序 二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但見泛泛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影之不見焉是行也在二子固長往不留矣我則願言思子得毋至于有害乎不然何其久而不返也是殆不能無疑也○詩說不曰行而曰逝見一去不復返故未緊承以有害若曰前有賊而不知後有誘而不覺竊為二子危之矣○說通俱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

但為若諱過也○詩緝嗚呼簡之亂極矣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其後遂至流毒子孫譬我狄以之殺身亡國蓋綱常道盡大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推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知詩言關聖人之意深遠矣

相舟章詩緝 此詩皆自誓之語非必期見諒于父母也然言之死靡他則守節不移而所以默折父母之心者至矣○二章一意無深淺一章深淺皆說云云自誓若曰夫婦大倫也惜老大義也吾今不幸適遭其變其敢以存亡易心乎彼汎汎然柏水之舟則在彼中河物固有定所矣况雖然彼兩髦以為飾者實維我之儀人不有定配乎配定而志亦以定矣雖至于死誓無他心此我可自信以信人者母也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豈其不諒我之心而猶疑其有他乎○詩說其妻未嫁而世子歿以死自誓必有哭臨之禮故渡河之衛齊地而以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其妻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故卽此以起興○疏說用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詩緝項氏曰筆者以髮作飾重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髮緝額上髮也○按內則云子事父母總髮緝髮云兒生三月剪髮

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

有考也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愆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洩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取有害

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

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邶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罔謂爾實維我儀

叶牛之死矢靡它 音母也天 叶鐵 音紙 不

諒人只者 與也中河出於河也髮垂貌兩髦

為醫男所女歸夾刃曰所兩時也午達曰驪三鬢也否則男女在長
猶餘之以順父母幼小之心父母既沒則去之故王藻云親沒不鬢
詩說想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故以兩鬢指之○合詞疑彼兩鬢二句猶
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言自兩鬢時便為我匹之意實字不可忽謂
日之誤百年之約也單呼母者父尊而母親女子所朝夕相依者惟母
耳不諒疑其不能堅守也恩不深者其不相信無足怪母乃我之天何
亦不諒我手乃驚誅之詞

二章原序汎彼柏舟則在彼河側而有定所矣况彼髮然而垂之兩鬢
實為我之特不有定配乎雖至于死誓靡慝志此我心也母也天只何
其不諒人之心乎今而後其可無相強矣○天全朱子曰特有孤特之
意而以為匹者猶治之謂亂也○詩說原他無二心靡慝是無邪心
隱邪之匿于心者之死矢靡他其義猶顯至于一念邪思亦誓死靡務
可見其心之貞固矣

天全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其妾得禮之正而能守義
故以首耶風焉

牆有茨章增訂此詩為婉言以刺頑與宣姜之醜惡雖不道而已甚
于道矣不言而已其于言矣不讀而已其于讀矣

一章訂序舊說云云刺之曰天下曷嘗有不可言之事惟醜惡之言則
不可以出諸口耳彼牆有茨昭昭在人耳目也則不可掃而去之矣况
中持之言幽隱曖昧則不可道而述之也若以為所可道也吾知言之
醜惡而必有難以告人者矣如之何其可道哉○讀詩記中萬謂閨內
隱惡之處○詩經中持之言但謂閨門之事不必以為頑與夫人淫昏

之語

二章原序汎彼牆有茨則不可襄而除之也况中持之言則不可詳而盡
之也若以為所可詳也吾知言之其長而難盡也○詩經欲盡言則
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今人不欲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

三章原序汎彼牆有茨則不可束而去之也况中持之言則不可讀而謂
之也若以為所可讀也吾知言之甚厚而適以汚其口也○讀按言之
厚也猶今人云做的不羞說的反羞之意

補攷左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燕于宣姜
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惠公初即位
欲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所納後稷稷稷宣姜庶子昭伯名也○說
詩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惡之矣亦無言何也昭伯伯燕于宣
姜不已甚乎使昭伯又強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兼
利齊可也

詩經

卷之十九

六

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
之至矢誓靡無也只需助辭諒信也○舊說
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
在彼中河兩鬢則貫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
它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
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汎彼柏舟在彼
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汎彼柏舟在彼
河側髮彼兩鬢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首母
也天只不諒人只○典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
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持之言不可道也
叶徒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與也茨蒺藜也
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蔓生細葉子有

三角刺入中持謂舍之交糞材木也道言醜
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
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
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牆

有茨不可襄也中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

也言之長也○與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
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持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之厚也○與也束束而去之也
讀謂言也厚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至不可識其汚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
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精
於門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
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

日也○詩經要知髮如中則蒙被縹緇以下正其服飾之勞麗容
貌之輕便大異于委委佻佻如山如河處○○徐微曰夫人入奉宗
廟則有副有翟出見賓客則有展有蒙非不尊且敬也今宣妻之不淑
其何以對先君見賓客而無愧耶

桑中章句此詩一期一娶一送總總淫蕩處盡在不言中故三章
皆用之不更一字
一章合案衛俗淫亂云云自言若曰男女之欲人有同心而見戎之所

思尤有不能以忘情者彼洙邑之鄉有唐生焉我則愛采唐矣于洙之
鄉矣是行也非為采唐也為我所思也果云誰之思則美色之蓋妾矣
兩情相屬雖遠必從彼蓋妾者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既
會之後又將送我乎淇之上而繼繼不能舍矣所思不亦遂也乎○詩
記襄樂劉氏曰采唐麥詩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
采此也○詩記深紉都書曰明人命上洙邦即所謂朝歌之地也○淇
水出沮洳山至朝歌入河上有上宮臺○正解桑中奔妾之所聚上宮
樓閣之通名蓋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耳

二章原序愛采麥矣則于洙之北矣我果云誰之思而采麥乎則美色
之蓋妾矣是蓋妾也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後且遠而送
我乎淇之上矣亦何其不相舍耶○詩記春秋定奴以穀作定代代奴
同一姓

三章原序愛采葑矣則于洙之東矣我果云誰之思而采葑乎則美色
之蓋庸矣是蓋庸也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後且遠而送
我乎淇之上矣亦何其不相舍耶○詩記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見淫風
以漸而遠○說通庸即鄭亦國姓也○天全安成劉氏曰姜弋庸亦北
言尚族以指所秋之人非常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言示 二幅 三
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
縹緇縹之聲縹音當皆之服也縹緇束縛意
以展本蒙縹緇而為之縹緇所以自斂節也
或曰蒙謂加縹緇於蓑衣之上所謂表而出
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
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
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于之
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
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
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
之地辭益婉
而意益深矣

愛采唐矣洙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妻矣

則我乎桑中 叶諸 嬰 我乎上宮 叶居 送我
良友 腰 王反

乎淇之上 叶辰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
辛反 矣 洙衛邑也書所謂洙邦者
也蓋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
又洙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
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
於洙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愛采麥 叶訖 矣 洙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
力反

七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
作奴蓋杞女登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愛采葑矣洙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卷之三 詩經

詩記桑中溱洧諸篇幾下勸矣夫子政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猶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詩之類是也

鶉之奔奔章蔡正解首章言子頑之不善次章言宣姜之不善蓋托為惠公言以深刺其無良也俱以人不如物為喻一章言衛人刺宣姜與頑若曰人各有倫物各有偶彼鶉之相隨奔奔然鶉之相隨強強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若此而况斯人也猶夫始之入倫放于上然而不亂曾鶉之不如無良甚矣而况乃以之為見不幾貶我之辱乎而何莫之忘也○說約此亦反與也○詩補傳鶉所以奔奔然善鬪者惡亂其匹也○評純季氏曰鶉性不淫○詩存鶉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鶉性不淫

二章言序鶉之疆疆鶉之奔奔各有定配如此况斯人也喻母子之大分甘于下淫而無耻曾鶉鶉之不如無良甚矣而我乃以為君不又貶我之善乎而何莫之顧也○孔疏夫人亦得稱曰君左傳箋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詩說衛詩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政繼之以定之方

定之方中章蔡大全此詩作于文公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事也一章統言建國之事二章方指相土瘠地之朝三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蓋又要其終而美之也當以韓建為下而歸車乘心上

詩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開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開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音純之奔奔鶉之疆疆音人之無良我以為

○叶虛王反○興也鶉屬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若而我反以○鶉之疆疆鶉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為○典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猶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眾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梓漆爰伐琴瑟賦也定北

卷之三 詩經

平之四中央樹八尺以懸正之藥泉同○彭特升曰藥在也懸也
也惟有四角四重以入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
測日景又轉運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
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又于畫端午時參此日中之景
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詩說樹泉在室基中謂日出則
景西倒日入則景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午則日行正南而泉影
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詩說營建大務不稽天時則幾創之民
不堪供非時之役不審地勢則苟且之規不足垂久遠之計○谷詞交
公興亡在念豈不欲亟其成必俟定早方中可用民力始作楚
其作之也又必揆之以日下正方面而此便想見他愛民重農之意
種植與營建不乖種植亦營建中事也爰代琴瑟非口琴瑟必取諸此
只是言與日可代以為琴瑟耳今人增出寶籟又以為作禮樂玩詩
意只閑閑澆過未嘗有此○帶安在註楚丘在濟陰武城縣西南濟陰
今兗州府曹州曹縣○本草註桐有兩種惟白桐可鑄琴瑟三叔開白
花不結子梓似桐而葉小花紫漆樹高三三丈皮白裏似棉花似柳斧
砍皮開以竹筒盛之汁滴成漆

二章原序試由其始而論之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則升彼虛
矣以望楚丘矣所以領客其大勢矣望楚丘又與其堂邑之堂而並望
之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焉測日景以正山之方面又與高
丘之京而並正之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左旒焉既乃降矣下觀
于桑察其土宜之如何又謂人謀以神謀而決於上之于神而既云其
吉是以至于終焉而信獲其善也我公之慎始為何如者哉○孔疏楚
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係楚丘而言之釋丘云絕高為之京
郭璞曰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故云京高丘也○天全安成劉

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攷日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
丘山之方面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谷詞升彼三
句重一楚字不與堂對看蓋楚丘可建宮室故從虛以望而因及于堂
取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有完有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
有不正也降字頂上升字來桑宜肥土桑盛則地美可知故觀桑以驗
土宜終對營建之始說○讀詩記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
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于志願也○嗣後此章原註
望景觀下分作四項斷然不易顧麟上謂驅經從傳自矣語氣皆被蓋
泥兩句一連四句截之說不知古人詩章錯綜成文非如後世此合
排偶必兩兩相對也且未句允臧自宜統承先章覆昆湖文皆如此劉
古人建國必考之卡如遷岐遷洛皆然苟以此章上吉為單屬上宜後
山川形勝之重反不必仍諸神耶即名臧註亦渾言果獲其善未嘗單
以上宜為臧也意與經文自明皆說詩者自生穿鑿也
三章詩序試出其終言之方春和時士膏動而百物滋民人衣食之源
始此有極于天澤其取也天之靈雨既降我公于是命彼信人用備乘
輿之駕焉道甫止星見我公即戴星早駕說上桑以躬行勸蠶焉說于
田以躬行勸農焉大躬親不憚勤勞如此其秉心可謂恭而淵矣然則
直其人所以操諸心者極其潔實而無虛飾焉深而非淺近也蓋事有
實效往無不善即其所蓄之馬駉而化者亦已淫下下之象矣我公
之興衰致廢以復祖宗教自平之舊也豈偶然哉○詩緝靈雨每指
杜詩云春和時節○鄭箋星出星見○論約一二句宜讀斷命之
之詞已藏在前二三句另起是敘事之詞言文公遂于文且止星見
夙駕注舍非方命信人以夙駕也匪直也人秉心察淵八字作一氣讀

室早也此星昏而正中爰正十月也於是時
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
也按度也樹八尺之泉而度其日之出入之
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
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
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
梓楸之疎埋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結黑
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帶
為狹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
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
十年之後其不求
近功凡此類也 ○升彼虛音嘔叶
起呂反矣以望

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
長反降觀于桑上
云其吉終焉允臧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
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岡之景同或曰景山
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

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
始之望景也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
也 ○靈雨既降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音
于桑田叶徒匪直也人秉心察淵叶一駉音
因反上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
舉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駉○言方春時
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
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
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
尺而此者亦已至於二千之象矣蓋人操心
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
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駉此
之象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備國之富亦
可知矣此章又
要其終而言也

而又喚不來了經人字斷指文公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塞實而
淵深抑已驗下政事而驟然云云也塞淵之予內只是心而見之十
外則為事業故云然○瑣接乘心句最重見文公所以能先復舊物者
皆由此心也然却于收處輕輕點出此詩體之妙

●蠶蝶章瑄曰首二章言淫奔之惡人所不齒以深賤惡之末章則探
其淫欲之心而言其滅于理也衛以淫亂致亡人心懲創往事故其詞
激切如此

一章言行義此刺淫奔也口不可亂言男女之防不容濫者禮義之正
何此人之不然耶彼韓雨之時日色白西映之候然成此蠶蝶之質而
在彼東方焉此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惡其
為天地之淫氣也是以女子有行不得無違必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
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同行耶○天全
成劉氏曰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而虹映則生也今以
水映亦成青紅之暈○須溪劉氏曰何謂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
正之氣著見于時詩之托物如此○瑣接女子有行二句凡三見泉水
竹竿言女子有行便與父母兄弟相遠難欲常歸家而不可得也此章
言女子有行必當與父母兄弟相遠非可苟且急于從人也蓋文同而
意異如此

二章原序曰是蠶蝶也自朝市之時日色自東映之忽然自下而上
于西焉則其雨不終朝而遂止淫惡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是以女
子有行必當遠其兄弟父母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而同行
耶○天全春官註賦履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輝謂日傍之光
氣一口侵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日象如赤烏三日謂日
傍雲氣刺日四日照赤雲在日傍如冠此五日謂日月食六日謂日月
無光七日謂雲氣貫日而過八日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日謂虹
也十日謂雜氣有似可形像輝音連○廣源輔氏曰淫惡之氣無陰陽
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

三章原序曰乃有如是之人也似懷昏姻之情而不知制也自失其身
大無貞信之節也自昧其正不知天命之理也能免人蠶蝶之惡耶○
詩存懷字極切男女之欲人皆有之惟懷念于斯則不復知有人道矣
故以大無信不知命鄙之○瑣接不知命句最有味蓋人動于欲而不
可追念及于命則福善禍淫有無不致以命醒之令息其狂
心也○上二章于此體中寓賤惡之意此章始指其人而痛斥之

屏志堂新訂詩經句解卷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
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而敗死焉宋
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
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
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
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人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校方
任能元年革車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

乘季年乃三百乘
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人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校方
任能元年革車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

豈可不顧此
而冒行乎

○朝濟音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
有行遠兄弟父母

叶滿補反○此也濟升也
周禮十輝九日濟注以為
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 終也從旦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 其雨終朝
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
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乃如之
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人反 也不知命 叶彌
并反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
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
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
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
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
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
矣以道制欲
則能順命

卷二 國風

○國按馬山下四無五馬六馬之說然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駟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或古有此制但一出無屢其儀衛之理仍照朱說作極誇其盛為要

○載馳章句此詩夫人雖以歸唁為辭而其意實在于收衛故未肯遂思有大邦之控驅馬步行野皆往衛不與歸許在道時事舊說謂通詩俱是設詞與泉水思歸同義者終失詩旨

一章前序言妾之女云云自言宗國破滅時事之大變而人荷之五福也况我實衛女大有不能忘情者于是載馳驅馬以歸唁侯驅馬悠悠而道之云遠言至干漕就其野處之地以慰之焉奈何漕水在而許大夫已有奔走跋涉而來者是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唁衛其何以遂乎我心則為是深憂焉女○詩約走馬謂之驅馬謂之駟○孔疏傳曰夫國曰唁者對死曰弔則弔生曰唁○詩在歸唁內每擗人非以圖興復意非止問其失國之苦也但此處○擗按駟馬條悠承上駟駟言猶云心急馬行遲也言至干漕乃擗之詞猶尚未至漕也跋涉又對上悠悠看言此方悠悠以行而已有跋涉而至者亦奈何

二章原序及大夫既下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我之思爾終不遠也大夫既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我之思爾終不能止也○復在念休戚相關意常情比乎○同說不遠者此心依依只係于爾言不能使我思遠爾也不闕者言不能使我止而不思也其一意而屬登言之以見思之迫切

三章原序詩思徒切而不得歸則愁鬱深矣于是涉彼阿丘以舒憂也之情言采其蕪以繫鬱結之疾焉蓋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憂切者亦各有其道許人不知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則亦羣然少不更事而狂妾之八月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不至于是耶○答訂既阿丘二句承上不能旋反旋濟來此時歸心不遂如又不然即這無可奈何遂涉丘采蕪以消遣一番其善懷雖即指歸唁言然亦須進說方合著有味

并志卷斤丁守選沈竹良釋二卷 二下五

言系 卷二 三
也城都城也視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列於定中載馳之問故爾地無所考也然衛木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止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平漕反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平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言妾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賦也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 ○涉彼阿丘言采其蕪 首言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耶反 許人尤之衆穉音且狂也 偏高曰阿丘蕪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道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途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蕪以療鬱

賦也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 ○涉彼阿丘言采其蕪 首言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耶反 許人尤之衆穉音且狂也 偏高曰阿丘蕪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道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途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蕪以療鬱

守選 卷二 國風 二下

四章原序夫我反而在途而行乎其野但見芄芄其麥在國之感不益以深乎奈我許國之心力不能救思為將告于大邦借其甲兵之端焉其恤隣之節以圖而復焉但不知因何人而何國乎我是以躊躇而不能已也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縱自爾所思多方為處不知我所之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其所深望其我諒者也○詩存行野涉麥靡稊得歸途光景然亦見故國所望委諸草莽中矣○詩存行野涉麥靡稊詞氣以漸而下也○白爾所思無後書道人之類曲為謀以代歸時思下如我所之○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時之詞○增按秋入衛在閏公二年冬十二月此詩云芄芄其麥蓋自冬迄夏也四閏月矣尚未聞隣國有救恤之者故大人思有大邦之援後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救而石之然後信大人所思不謬矣

詩記左傳閏二年秋伐衛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遂詰河立載公以庶子漚許穆夫人賦載馳則此詩情在定之方中之前○天全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普禮之經外戰馳于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于是者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此詩章合訂此詩美武公之德皆自倣成君子之後而言詩加如在切也○有斐同最重章○四屢味之○
○此詩序此美武公之德皆自倣成君子之後而言詩加如在切也○有斐同最重章○四屢味之○
○效驗猶彼淇水之臭綠之始生者同猗猗然其柔弱而美盛矣况我之修以去初既如治玉不石之琢之又如其磨之其德之進益為何如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狎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宜真以為○我行其野芄芄蓬上麥力反極且狂哉○我其野芄芄蓬上麥力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于其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賦也芄芄麥反百爾所思齋反不如我所之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囚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移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力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戰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見春秋傳傳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水音與綠竹猗猗音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音如琢如磨音分個音分赫兮咺

夫其大有斐君子儼然盛德之在望民之見之者自始至終感慕之心不可得而忘也夫豈人之所易及哉○天全長樂劉氏曰與清水
匪鬱曲之地○詩存此自武公成德後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與初
下大故又從切琢琢磨說起雙峰錢氏謂君子之所以有斐者其初自
切琢琢磨中來似似○谷訂切是謂初事理一一看得分曉則初窮
到精瑩地位是過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到光明地位此與大
學微不學自精密言精密者粗疎之對也此自進益言進益者退
損之對也蓋問二行皆德容之著于身者不分內外不可不承承
赫喧來而言其德容之盛自足以感人耳終之云者猶到底之謂非指
後世言也

三章原序瞻彼淇奧綠竹之長成者則青青然堅剛而茂盛矣况我有
斐君子觀其服飾克耳有懸瑱也則尚以秀瑩之石會弁有飾玉也則
纈纈如星之明德稱其服且尊嚴又何如乎山是容貌之著瑟兮僂兮
赫兮喧兮而我自斐之君子民之仰之者終不可設分感人也何深哉
○毛傳弁皮弁所以會髮○孔疏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彩玉瑱註云
皮弁之縫中每貫結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瑱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
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註云侯伯瑱瑱七○孔疏充耳會弁亦諸侯常飾惟
以本圖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瑱飾七○孔疏充耳會弁亦諸侯常飾惟

德足以稱之遂覺尊嚴可畏言下有瞻望丰儀肅然贊嘆之意○
只贊他服飾尊嚴便言德稱在內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
○正解此章瑟欄四句又頂上尊嚴與首章稍別
三章原序瞻彼淇奧綠竹之長成者如簪之密比而盛之至矣况我有
斐君子自切琢磨磨以來陶融至而真詣湛然其不雜則如金如錫之
鍛鍊精純也砥礪深而不體粹然其無瑕則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
其德之成就為何如乎由是無事斂束以相拘而寬兮宏裕綽兮開大
綺與如在重較上兮何安舒自得也無事莊厲以自持而動而善戲公
言而善謹兮皆不至失而為虛兮何和易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適非
禮非至德成就其孰能之哉此所以可美也○詩經注云詩謂襟
第卽襟棧也○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
不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
車牀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小常則懸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懸下式而
頭得俯○詩補傳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于式上故曰
再較○谷訂註中鍛鍊如砥礪金錫言生質溫潤就圭璧言不可混此
遂指武公之德蓋無非有生成鍛鍊之分也寬綽中便存自如無礙
下卽重較以嘆之非真謂其在重較之上也戲謹著一善字已存不
意○毛傳按武公之金鑄玉瑱皆從切琢磨來鍛鍊固由人力得之
生質溫潤亦自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然之體也前二章皆有瑟欄赫
喧之詞此章但言寬綽戲于此可見其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矣

言系
晚分有匪君子終不可諼音喧叶與也
况遠反淇水

反與隈也緜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
淇園之竹是也綺綺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
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
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鏤錫治玉石者
既琢以繩盤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
有進而無已也斐於莊貌制威嚴貌重宣著
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
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大學傳
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僂兮者惻惻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瞻彼淇奧綠竹
盛得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瞻彼淇奧綠竹
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瑱瑩會弁如星
瑟兮僂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瑒瑒美
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
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
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
也○瞻彼淇奧綠竹如簪首責叶有匪君子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車較
首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密比以之則盛之
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
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
卿士之車也較兩輪上山軾者謂車兩旁也
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
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
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
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改過差之
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用周旋

之閒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傲于國曰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

考槃在澗

賢反 碩人之寬

權反 獨寐寤言永

矢弗諼

音喧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

●考槃章續訂通詩俱美賢者隱逸之詞賢者非樂考槃蓋其中國自有樂處而特寄之于槃耳玩獨字永字隱然有寂寞空山不染世塵之象
一章合訂此美賢者隱處也曰朝市人所同也而惟山林泉石之樂人不得而爭焉茲之成其盤桓之室于澗谷中者乃是碩人之賢人其心寬裕雖在寂寞之澗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也是豈偶然已哉蓋其獨寐而寤言亦永誓不忘此樂其自得為何如耶○詩記想其地面山夾水其上有陸其下有阿足供棲遲而此隱者又好事故前山附水

處結構為盤桓之地寬適軸俱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詩組此極言賢者山林之樂見賢者無復有意于世而時事亦不可為矣

二章訂序澗之旁有阿茲之成其隱處之室于山阿中者乃是碩人之賢人悠然處之而寬廣自如焉夫豈有勿足哉彼自獨寐而寤言亦永誓所願不踰乎此也何其樂以終身耶○獨寐只照註與上章寬大同義或云邁字從草有草草邁得之意何以穿盤

三章訂序阿之旁有陸茲之成其隱處之室于山陸間者乃是碩人之賢人恬然處之而盤旋不舍焉夫豈可淺測哉彼自獨寐而寤言亦永誓不以樂告人也何其自喻適志耶此所以可美也○獨寐勿告猶詩云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也○獨我勿告非但不以此樂告人亦

●碩人章合訂此詩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極叙其親族次章極叙其容貌末二章又追述其始嫁時禮儀皆舉人情易見者言之以刺莊公離德何如乎此亦味之也言外有驚訝嘆惜之意
一章訂序此為莊姜賦也曰夫婦相親誼之正也而况我夫人尤無憾焉若維此碩人順然而長衣錦于內加以裝衣不使文之外著服飾蓋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頌祈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

詩重 國風 二

非恒比也。試以其族。言之。其父維何。則齊侯之子。其夫維何。則衛侯之妻。國統世系。貴相敵。且。則誰同母而生。則為東宮之妹。與誰為姊妹。之戚。則為邢侯之妹。而誰為之私焉。即其族類。亦何有勿貴者耶。○孔疏。東宮太子之妹。明其為嫡夫人所生。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嫡。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族者。我謂之私。春秋譏子奔莒。則譏子。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詩傳。邢周公之後。○增。按。碩人。二句。補寫莊姜如畫。見有此美姿。而深自斂飾。不欲緣飾也。其美在此。其歸。棄亦未必不在此。○齊侯。句。只照上文。不還。或云。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終覺牽囑。○不見親厚意。只于言外見之。時講多于章末。補出便索然無味。

二章原序。再以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如始生之柔夷。膚之白也。如寒而凝之脂。頰則如蠶之白。而且長也。齒則如瓠犀之白。而且整也。為蠶之首。廣而方正。為蛾之眉。細而長也。且笑之巧也。倩兮。而且之好。目之美也。盼兮。而且黑。白之明。即其容貌。亦何有勿美者耶。○孔疏。所以榮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詩存。于其重柔。而帶白言之。以之始生。常白也。○增。伯敬曰。前五句。猶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則其性情。生動。處寫出矣。○按。前人以德不以色。此獨于色深致美。首五謂莊公之所愛者。色也。今莊姜非無色也。而何為若。是其他。優也。首五

公不知親厚之意。隱然言外矣。

三章原序。我且由今而憶其始來之嫁也。碩人放敖而長。自齊來衛。舍止于農。郊之近地。但見其駕車之馬。四牡有驕。而朱幘之飾。鑣鑣然而盛焉。斯時也。國人樂得為君之配。皆私相謂曰。今日諸大夫之朝于君者。是始嫁之時。亦接禮有加如此矣。○詩。鑣鑣非一鑣也。○孔疏。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朝。○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帳以自隱蔽。謂之弗。因以翟羽為飾。○微言。以朝者。只叙來嫁時如此。不是於中。之盛。以退二句。見人請喜。躍。國樂以為母也。○增。按。相親亦風。退意。中事。語意。發。不勝今昔之感。

卷之三十一 國風 三十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賦也。碩人指莊姜也。碩。長貌。錦。文衣也。裝。禪也。錦衣而加裝。為其文之大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田。妹。姜之姊妹。曰。姨。姊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若。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賦也。○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賦也。芽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頰。頰也。蝤。蛴。木蟲之

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蠶。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目細而長。而備。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碩人放敖。○音。說。音。稅。音。于。農。郊。音。四。牡。有。驕。音。朱。幘。鑣。鑣。音。翟。非。音。以。朝。音。碩。人。音。夫。風。退。無。使。君。勞。音。賦。也。放。放。長。貌。舍。也。農。驕。壯。貌。幘。飾。也。鑣。音。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纁。之。也。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弗。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風。早。也。玉。藻。曰。君。日。出。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國風 三十

意相依唯恐或失之意爾上爾豈是問其曾上第否待無內終便可斷
還此時蓋急欲相奔初不料其有今日也悔恨之意已在言表○詩結
連連涕出接續之貌

三章猶復義奈何和從而至有今中耶被棄之方盛而未落也其葉則
沃若而光潤可愛矣雖然無特其葉潤以悅人也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而狗其性之所好蓋鳩食葚多則致醉矣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而狗其
情之所樂蓋女與士耽則失身矣所以然者士之耽兮男子百行功過
相掩猶可藉口以為之說也女之耽兮則一失其身餘無足觀即不可
藉口而為之說也何哉沃若時之不知自制耶○合句桑曰水落必行
黃落時何可不慮其後比意中便含悔意故下遂以于嗟二字接之
猶可說亦極形女耽之不可非謂士便可耽也○劉上王曰集註被棄
以下足詩外作論口氣中尚宜含渾

後

四章詩序今且棄矣其故安在耶彼桑之既衰而落也其葉皆黃而隕
墜非復向之沃若可愛所以不免于見棄也獨念昔日自我以貽遷而
祖爾蓋三歲之間食爾之實艱苦備嘗矣今乃復渡淇水之湯湯棄漸
中之帷裳以歸光景又向耶然非我之為之也女也于此並無他心
不爽前約但士之終不如始厚改而薄以貳其行耳夫士也貴乎一德
以相成何乃反覆罔顧不可測知○二其德以至於此乎是其過蓋有
所歸矣○正解三歲食食是言相從時貧勞之歲月非只三歲相與便
見棄也觀本章老使我怨可見○孔疏以婦障中之傍如裳以為容飾
故謂之帷裳此惟婦人巾飾為然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劉上
王曰二三其德即貳其行但又出極極二字復一中嘆以致歸怨之意
○榘按淇水二句叙致悲亦見與以貽遷時光景大別

五章合詞夫棄則惟爾矣爾不念我昔日之勤耶方我三歲為婦值爾
之貧盡心竭力以室家之務為勞矣夙夜而寐靡有朝旦
之暇矣其勤如此宜乎爾之恤我也乃謀約之言既遂矣而暴戾
相加矣何其棄我之速也及棄而歸見弟不知其故不相慰恤但呼然
其笑而已則我病困已極抑鬱誰言靜言思之惟躬自傷悼耳矣有自
奔志者下下字聲均長句二卷三十一

三二篇 三
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
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上言婦人無外事
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或實無所妨也 ○桑
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食
淇水湯湯傷漸音車帷裳女也不爽○
貳其行戶郎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也湯湯水盛貌漸音漸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
婦人之車則有之乘者極至也○言桑之黃
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
而爾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
復自言其過不○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
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見

其葉沃若于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比而興也沃若潤澤
而小豆尾青黑色多聲而桑實也鳩食葚多
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
比已之容色光潤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
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勸下句戒女

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見
其笑而已則我病困已極抑鬱誰言靜言思之惟躬自傷悼耳矣有自
奔志者下下字聲均長句二卷三十一

三章章其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二水環繞清流激湍于斯時也或巧笑之瑳然以歡語其間或佩玉之儼然以遊戲其地不覺是樂乎乃情與事遊感概存之何耶○增按巧笑二句雖是行恨其不得意然亦是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故下章遂躍然作自己出遊之想

四章原厚夫不得歸而思則必歸而後樂彼淇之為水悠悠然而長有喬栢焉可以行舟自松舟焉可以濟渡也安得駕之言以出遊于彼以寫我鬱積之憂懷也哉不然其何以自慰也已噫卒止于義衛女賢哉○詩說巧笑駕言各二句情致死然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

○北蘭章合此刺童子之詩即佩離儼便見其驟等故遂嘆其不我知不我長也容兮二句又形其恬然自足莫知其非之狀
○一章原厚此刺童子驟等也凡入服貴乎稱循序以進可也如彼左蘭章草出而今有貝支則不能勝矣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夫離儼儼其所宜乎由其服飾識其才能波離則佩離而才智未充糾紛莫能下于我而加知也且見其容兮遂兮舒緩及肆大帶下垂悻然而自得兮曾莫知其非矣何徒然欲速成也哉○孔疏內則云子事父夙左佩小簪右佩大簪註云簪貌如錐○極傳帶細曲下藻六節長三尺○論道不勝支服不加衰此與意也至二句○增按集註先以習字訓知字其下句則仍還人文本字照下章不足以長于我便疑近有

作不足見知於我者非是○末句即足上意重較兮一例
二章原厚北蘭之弱卓則有葉矣况此童子也則佩戎人之鞬矣然雖則佩鞬而技巧有限遠大莫勝能不于我而加長也但見其容兮遂兮垂帶兮徒侈然自得焉矣不亦深可鄙哉○毛傳能射御者則佩鞬○鄭氏曰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謂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也

○河廣章合此詩極言適宋之艱也此所以不得往者不為地也然但言不廣不遠而其所以不往處終舍臆不謂憂婉悲涼千古如斯
○一章原厚宜姜之女云云曰今夫人情以地阻而不能遂者常也而或登其然宋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我之所以不渡河者或疑其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篙加之則可渡矣我之所以不渡者或疑其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跬足而望之則可見矣非廣與遠不阻于地而情不能遂我且奈之何哉○詩說誰謂二字最可玩蓋夫人不忍明言義不可歸故設為或人言而已為辭以解之○詩經衛都朝歌○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跋舉踵也脚根不着地也○說約此詩義不可歸不可露并思子嗣位等俱不宜露只如本文渾合

思二水之在衛而○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然佩玉之儼然乃可反○賦也瑳鮮白猶所謂粲然皆笑也雖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淇水悠悠山楡栢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悠悠流貌楡木名似栢栢所

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北蘭之支童子佩離雖則佩離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兮其季兮○賦也北蘭草一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離雖也以象骨為之亦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

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兮舒緩放肆之貌帶下垂之貌○北蘭之

乘童子佩離雖則佩離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兮○典也鞬決也以象骨為之者右手

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章為之用以強脊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北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取強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賦也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方反之宋在河南○宜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仰位大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

四章原序不特此也。吾聞被草可以忘憂，鳥得護草，言樹之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之憂乎？然我之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使我心瘁而有所不辭耳。又何首疾之足慮哉？○天全本草註曰：當草味甘，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草，忘憂蓋兩物也。○古今本草註曰：當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說約合歡樹似梧桐，與當草別，宋子或因誤草也。引合歡以合歡解草花也。○詩記北堂，昔南向北，故謂之背。○說通此思極無聊之詞，非近欲求草以忘憂，憂亦非當草所能忘也。



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瘁。音妹。○賦也。諫忘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瘁而不辭爾。心瘁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成，彼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各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

異說

○行亦章原序此詩情詞悲慘，有急于求匹之意，非其精情大變，蓋時亂離，離必得配，偶庶幾彼此可以相依也。言孤即言鰥夫，言之子即言孤妻，願風解女。例。

一章訂正解國亂民散云云。曰物各有偶，失則思得，物之情也。吾子豈不能無感焉？彼有孤，緩緩然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梁則無支柳之思，而可以裳矣。我也觸目感心，深憂之子，可以裳而病於無裳也。安得為之縫裳也乎？○詩說不欲顯言其人，故托孤以言之。不欲顯言欲適人，故托為無衣以言之。○說通之子無裳，何與？伊事對子，縫裳，感然言外。

二章訂正序有孤，緩緩在彼淇水，厲涉之深處，或在厲則可以帶矣。我也深憂之子，可以帶而病於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三章訂正序有孤，緩緩在彼淇水之側，焉在側則可以服矣。我也深憂之子，可以服而病於無服也。安得為以服之也乎？噫，託物言人，因言探意，長之矣，依亦可哀矣。

木瓜章合訂此詩賦賦而實比者，蓋投報木瓜，而以木瓜等比從物，以瓊瑤等比重寶，即非真以是物相報施矣。匪報求好，亦只承上意而深一層言之，不須另補正意。

章原序此男女相贈答也。曰今夫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有如投我以木瓜，投以瓊瑤，我之報之則當以瓊瑤之佩玉焉。重寶之報亦云。

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緩緩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也。

狐者妖媚之獸，緩緩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有狐緩緩

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也。

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有狐緩緩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匪報也。投我以瓊瑤，匪報也。平反報之以瓊瑤，居匪報也。末

詩經 卷之四 國風 三下

是矣然我之心則匪足以爲報也但欲假此結殷勤之意而長以爲好
而不忘其遂以盡吾情哉○詩曰瓜有瓜瓞桃有桃實李有李實
李此皆文也故言木瓜桃李以別之○詩記風佩之下車者如
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以玉爲之○報德易求好難報而不水猶不報
也○朱子曰凡報人之德者其心歎然常若未有以報之則報者之情
施者之德兩無窮矣

三章原序投我以木桃我則報之以瓊瑤焉然我之心匪足爲報也但
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已耳木桃李瓊瑤而瓊瑤豈重哉○孔疏瓊瑤與
亦佩玉名○詩世世瓊瑤自玉也

三章原序投我以木桃我則報之以瓊瑤焉然我之心匪足爲報也但
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已耳木桃李瓊瑤而瓊瑤豈重哉○孔疏瓊瑤與
亦佩玉名○詩世世瓊瑤自玉也

居地志王城周東都即今河南城也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于
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孔疏東都之城西距太
華東至汴外太華華山也外方嵩高也○詩記成周乃東都
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
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
也東周者雒陽也○詩維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及怨
相并滅王跡息矣故雅言而爲國之賦○詩補傳周之始盛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南之詩彼于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雖爲天
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風之名蓋同于列國而加以王之字
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也○大金黃氏曰黍離爲國風以其詩之
體爲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
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地理攷河南府即今河南府
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黍離章合訂詩賦所見以興周之意復致所歎以答所問之人
感慨凄涼讀之如見其悲歌嘆息聲淚俱下之象
一自原序周既東遷六曰今昔既非獨物頓異則感慨係之矣如茲
而地乎所小者何少乎則惟彼黍既秀而離離與夫彼稷之苗而既長
矣以故我之見之則行邁爲之靡靡不前而中心爲之搖搖無定矣當

以爲好也比也木瓜水也實如小瓜酢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比也瓊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比也瓊瑤美玉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國地濱大河其地上薄故其人氣輕
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

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
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
使人懈慢而有邪僻
之心也鄭詩放此

王之一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
方六百里之地在焉真豫州
大華外方之開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
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
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
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
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
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
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宣王于申而立之
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
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
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此之時知我之情。謂我心有所憂。是固得之。若夫不知我者。翻怪我久留不去。謂我何求。而莫識吾意也。悠悠蒼天。向之所以致此者。果何人也。哉。而乃至于此極也。真有令人不能忘情者矣。○詩緝連言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為禾黍也。亡國之根。基然。○說通宗周宗廟宮室。詩中並不一露。只以彼字暗指之。此是感慨最深處。○知我四句。非全嘆人莫識已意。只言我如此情狀。惟知我者。以為心憂。若不知我者。且將謂我何求。正見我心之憂。直是隱痛。復向何人說得。言下便有欲呼天意矣。○六帖此詩。言知之者。用以喚下不知。鴻雁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意旨自明。自見溫厚之趣。○正解此句。人哉。明知其入。而不忍斥指也。此字含眷。不須照破。○獨後未句。此字與首兩彼字相照。不言何人。亦正是深恨處。說詩者。須于此等處。看眼為佳。

二章原序。茲地之所見者。何物乎。則惟彼黍之離離。與彼稷之穗矣。以故我之于此。則行邁靡靡。而中心如噎矣。當斯時也。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而悠悠蒼天。彼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而乃至于此極也。○詩緝。苗穗實。微叶。制耳。若以為行役之次。前後所見。自苗而至于實。則不應惟黍。但言離離也。○衍義。如噎。則氣逆填胸。故以應稷之穗。

三章原序。茲地之所見者。何物乎。則惟彼黍之離離。與彼稷之穗矣。以故我之于此。則行邁靡靡。而中心如噎矣。當斯時也。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而悠悠蒼天。彼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而乃至于此極也。○詩緝。苗穗實。微叶。制耳。若以為行役之次。前後所見。自苗而至于實。則不應惟黍。但言離離也。○衍義。如噎。則氣逆填胸。故以應稷之穗。

君于下。役章。合訂。此詩以思字為主。苟無飢渴。而思之最深。以處通章。語意句法。參差變換。惟君子下。役一語。每章首尾。反覆提呼。最宜玩。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

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或以粟

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

悠。遠貌。蒼天。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

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謂為不黍。則周室之顛覆。務復不忍去。故賦

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穗。以興行之靡靡。

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

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道怨之深也。○彼黍

離離。彼稷之穗。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稷下

此何人哉。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彼黍

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咽。叶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喻息

起興。○黍離三章章十句。元城劉氏曰。常人之

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

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

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

一章訂行義大夫久役云云曰人情恒樂相保而惡相離况我于君子
尤有不能以忘情者耶維我君子奉主命而從役于外以時計之亦云
已久乃猶不知其還反之期也且今亦獨至哉並其所存亦未之知且
但見雞則自外而棲于曠日之夕矣羊牛則自山而下來于家前產出
入尚有且暮之節如此而我君子于役乃無休息之期使我知之何而
勿思也哉觸物興懷雖欲自巳而有所不能也○天全慶源輔氏曰
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皆不知知之何
勿思○詩說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真境已躍然矣雞棲三句又因
思觸物以喚起下二句所謂無聊之極物物關心也○詩記曰之夕矣
一何關上下兩語雞棲于曠則為日之夕日既夕則牛羊下來○爾按
不知其期二句不可不對但照詩柄久役自重在時上當以不知其期
為主易至哉句以帶說○雞棲與牛羊下來猶寫日夕光景如畫猶
唐人閨怨詩所云月明花落又黃昏也語雖寬闊正其寫情獨手處

二章原序君子于役不可計以日不可計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
來內也此雞則棲于曠日之夕矣牛羊則上而至于家皆有且暮之
節矣我君子于役雖不得還歸亦庶乎其無飢渴焉則我憂思之心亦
或可以稍慰耳不然其何以自安哉○詩存不日不以嘆慨往也其
有信又復其將來之無期也○說通荀子下得棲窠有無可奈何之意
此思之極也○詩言不嗛何如好處但得有無飢渴則此身無恙來
信有期矣古人曰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正此意○賈鍾伯敬曰雄雉不

知德行深得妙此詩苟無飢渴得妙然愈淺愈深

●君子陽陽章句此詩重一樂字陽陽即怡樂之意也執簫執翻皆
樂之所寄處也執黃執翻非可樂蓋君子固自有其樂耳末句正與首
句相應
一章原序此詩疑亦云云曰夫人無隨往而適之境而有隨往而適之
心知我君子志意舒泰何其陽陽然自得也○左手執樂器之簫右
手則指我乎由房以與之同聽焉越遠諸君歡諧其樂只日一室
之外曾何足以為之搜也哉直有令人莫勝形容者矣○詩記程子曰
陽陽本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心居亂世之狀如是○六帖其樂只
此只就樂上味歎之但憂形容他中心無憂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舒意
勢等語並不須說出○此不過形容歌舞自得之意非真指之由東
房就舞也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亦是此意

二章原序惟我君子神情怡悅何其陶陶然和樂也以左手則執樂器
之說在左手則指我乎由房以與之同聽焉越遠諸君歡諧其樂只
日一身之內有何勿懼也哉真令人無能擬議者矣○說約由房據疏
義行一說如序說則房中樂之房君子猶簡兮之稱人也如沐
說則房者室也即是人出入處然今雖必從沐說而以房為作樂之處
亦自無妨故謂舞位者亦恐非有專說即舞處是位也必曰由東房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將黎反雞棲音于于
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君子于役如
之何勿思叶新齋反賦也君子婦人目其
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
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
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曠矣日則夕矣牛羊
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且暮之節而
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
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信音括叶雞棲于架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音括叶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
賦也信會架括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
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

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
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簫右招我由房其樂只
音曰音疇○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簫笙等管
止曰中金葉也蓋笙等皆以竹管植於匏中
而鼓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
而其聲所謂箏也故笙等皆謂之箏笙十三
簧或十九簧等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
以其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
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
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羨之皆可謂賢
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
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君子陶陶左執翻
音右招我由敷音其樂只且賦也陶陶和樂
之貌翻舞者所

詩序
三十一

兔爰章詩說此憂生之詩其詞危激蓋舉動視聽觸世網其不能無此無覺無聰所以憂也

一章詩序周室衰微云云曰世事之盛衰人生之苦樂係之若今日有離于羅網則或失而出或失而入禍亂之無常甚矣因思我生之初于澤未與典刑猶在天下尚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時之多難而百憂叢集如此當斯時也將如之何哉其庶幾一寐而求不動焉矣乎否則何以自安耶○詩說只就兔爰上感慨言之而比意自見勿直說出君子小人為姓○通解我生之初乃指周轍未東之時不可經說文武成康○說通百權不專指兔爰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體按尚寐句非全是欲死而不欲生之意此等世界動則後後其尚寐無唯乎然亦能得無唯也即後世憂亂詩安得中山千日醉然直到太平時之意若泥註不樂其生遂硬認作死看固謬為詩矣

二章詩序有兔爰爰後而得脫而難以耿介反離于羣禍亂之無常其矣因思我生之初天下尚無造作之變也奈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

葉集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其庶幾一寐而水無覺焉矣乎否則何能安耶○詩得聖本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臂以捕鳥

三章詩序有兔爰爰後而得脫而難以耿介反離于羣禍亂之無常其矣因思我生之初天下尚無所川其憂也夫何我生之後而逢此百凶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其庶幾一寐而水無所問矣乎否則何能安耶○詩存無覺付理亂于不知無聰則天下之變皆不入于耳矣總是深悼所逢之難而當時多難氣象隱然具見矣

詩品章合參此詩三章俱是極難其窮無真覺依人之意始言父繼言母末言兄立言之序如此

一章參術義世衰民散云云嘆曰情之親者自足相維而分之疎者難于見恤何我今不幸而所遭之窮乎彼絲絲葛葛在河之濱是一物之微尚有所托也况我也當此衰亂之秋乃終遠兄弟散處一方而謂他人為己父夫謂他人為父豈其窮而收之也奈何我雖謂彼為父而彼不以子視我既寒疾苦亦莫我顧念焉其窮也不已甚哉○既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詩前選與以絲絲葛葛字相

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愆一女兒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音禾反

我生之後逢此百權○叶良尚寐無唯○比也兔性陰狡

爰爰譖意雉性耿介離羅網尚猶懼憂也尚庶幾也唯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羅以此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口方

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

不動以死耳或曰與也以兔爰興○有兔爰無為以離羅興百權也下章放此

爰離於羣○音平叶步劇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叶一尚寐無覺○音教叶居笑

造亦為也覺寐也○有兔爰爰離于羣○音衝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

無聰○比也聾也即聾也或曰施羅於車無聰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絲絲葛葛在河之濱○音終遠去聲兄弟謂他

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興也

狐岸上曰濱○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

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絲絲葛葛

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絲絲葛葛

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絲絲葛葛

二章謂彼為母而彼不以子視我相祝如無亦莫我有焉其窮不亦甚乎

三章訂行義彼歸離焉則在河之滸而得亦托矣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已昆夫謂他人為昆固宜其少加親愛者奈何我雖謂彼為昆而彼不以弟視我莫如尤耳亦莫我聞焉其窮不更甚乎

詩記沈仲容曰人所惡莫若死而免及曰尚寐無覺人所尊莫若父而為壽曰謂他人父禍亂迫後一至于此周道不可挽矣

采芣芣言此詩本望其或於見而反就不見上曲折舉揚意一章原序此淫奔自言其所思也曰夫人性情之所鍾則欲其常相見

為可以為絲絡者也彼采芣兮采在芣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荷一日不見則思念之深即如三月兮未久而若久安得終日采芣以遂我之願也

二章原序蕭可供祭祀者也彼采蕭兮原為我而行也我也心誠愛之荷一日不見則如三秋兮未久而若久安得終日采蕭耶

三章原序艾可療病者也彼采艾兮亦為我而行也我也心誠愛之荷一日不見即如三秋兮未久而若久安得終日采艾耶

大車章原序通詩以畏字為主上二章是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下不能安心也

能不為其所制不見彼大車乎大夫時乘之以行也其聲之聲蕭則檻檻焉不見彼羸衣乎大夫時章之于身也其色之青則如茨焉是原不狗人以私者也我之與爾情好有素豈不爾思也哉特以有乘大車服

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

兄弟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已反興也水涯曰浹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歸離焉謂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昆古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之為言辱也昆見也開相聞也

采芣三章章六句

采芣芣言此詩本望其或於見而反就不見上曲折舉揚意一章原序此淫奔自言其所思也曰夫人性情之所鍾則欲其常相見

為絲絡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采蕭蕭反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蕭荻

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艾蒿屬乾之

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芣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是反衣如茨豈不爾思畏

子不敢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

衣之屬衣繪而裝繡五色皆備其高者如葵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

喪衣如子者而有所不敢耳不然亦何思之不遂耶○谷訂天子之大
 夫四命與子男同服衣所綉者二章宗變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綉者二
 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綉五色皆備青者如葵赤者如璠故二章各舉其
 一○微言畏非畏其車服平素懼其政刑故望而生畏心耳但詩人
 作會稽不曾道及一政刑字
 二章原序大車之乘又嗚嗚然其行之重遲矣垂衣之章又如璠然其
 色之赤矣是其不狗人以私者也我之與爾往來有日從不爾思也哉
 但以畏子之故而不敢奔耳否則何也之可阻哉○按上章不敢之
 詞微此章不奔之詞顯
 三章原序雖然法能我制而情實不能斷也我之與爾生則不敢奔而
 異室死則庶幾合葬以同穴於以相從于地下可乎是言也同我中心
 之所在也若謂予言謂不信如此噉日在上實照臨之耳我與爾豈能
 終忘也○釋此章中以約誓之詞亦邪思之不解者也○劉上王曰
 按同穴句亦自言其情耳噉日亦自誓其言之由衷非誓其言之必踐
 也不然淫奔者豈容合葬且皆死矣又誰為合葬時講句有身死之後
 政刑不能及等語猶為呆○玩註庶幾而巳豈仍是畏意

丘中有麻章○此詩總疑疑詠始望其來繼望其就食終望其相
 贈想念之語以漸而深
 一章○此婦人望所與私也曰人惟愛之也深○望之也切如彼
 子之之之之久矣而何以不見也意者丘中麻之處復有與之私

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
 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
 化則遠矣此可
 以觀世變也
 ○大車嗚嗚音垂衣如璠音

豈不爾思畏于不奔
 賦也嗚嗚重遲之貌
 王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叶戶
 桶反謂予不信有如

噉音日賦也穀生穴墳噉白也○民之欲相
 噉音日奔者畏其夫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
 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
 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噉日約誓之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嗚嗚子嗚嗚將其來施

